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遜 志 齋 集

(四)

方 孝 孺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遜志齋集

(四)

方孝孺撰

國學基本叢書

遜志齋集卷之十一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書

復鄭好義三首

景常來辱書見招爲山中之遊適賤疾未可出未獲承教月初欲到邑與醫商議服藥當取道石實到精舍聽高論也朋友日少鄙心豈敢一日忘諸公耶願各勉旃使斯道不至於落莫拳拳之望也伯禮齋丈昆季前幸爲致意餘懷非面言莫究不宣

惠書以先府君學行不傳爲僕責吾兄辭業不脩爲僕罪始而恐旣而惑已而思之斯二事也固有任其過者而非菲陋無狀所敢任也夫古之君子於親之存旣竭其志力以爲養迨其歿思其姓名德烈不昭于天下於是脩身飭行務自樹立以顯揚之善稱于時功及于人使人推其所本而歸德於其親曰夫人之所立其父之教也而其親之名以傳若孔子孟子於古昔聖賢遺佚贊述之者衆矣而未嘗一言及其親夫孔孟豈不愛其親哉知夫己之所立者大親之德不待言而顯也已可以言之而且不言況肯以人之言爲重乎若夫以人言而傳者自漢魏以來銘墓者始然其初也作於門生故吏故其事爲可信其後

門生故吏不敢自作。則請於世之聞人。其文苟傳。則其事亦因以不忘。僕於先公。不幸弗獲同時。執几杖。在門生之列。學業固陋。又不能與世之聞人者齒。而古君子之所務。以爲親名者。吾兄之所知也。今不以自責。而責之僕。無乃非其任也乎。且僕求於吾兄者。古人之學也。古人之條教具存。其事始於通萬物之理。而終於盡性知命。始於正身及家。而終於仁民育物。由少至老。而不以爲遠。由中人至聖賢。而不以爲誣。有未至焉。自訟於心。有未講焉。資益於友。未嘗敢乖本末之敍。而施怨於人也。今吾兄所圖。以顯親者。不以道而曰以辭。所引以爲未至。而歸罪於僕者。亦不以道。而曰以辭。如果以美其辭而已。則亦奚取於學。而僕焉敢承是罪哉。雖然。僕交於吾兄。幾何年。而吾兄之期於我者。辭也。取益於我者。辭也。則僕之爲罪。可知矣。嗟乎。僕少之時。妄自許與。謂聖賢之道。爲可速成。學不得其術。企而望之。茫然無所歸。行乎衆人之途。恤恤乎其自悲。先人之歿。天下未有所聞。每一念之。若不欲生於世。是心也。其與吾兄有異乎。夫內不足光昭其先人。而謂其言可以取重於後世。人皆知其不能也。吾兄何辱命焉。雖然。繼自今不敢不勉。吾兄其益懋乎。古人之學。相與講其非是。而惟道之趨。則僕之獲罪於吾兄者。尙可贖于他日。而吾二人先德之傳。其必有在矣。幸安之。無遽不宣。

前日相聚。雖甚驩。而談道講古之餘。時雜以嘲謔。私心頗不喜。以爲謔雖古人所不廢。然不若無出諸口之爲美。故嘗僭爲吾兄規之。臨別時。又以相屬。蓋朋友之義。在我者宜然。而言之從與否。則非所敢與也。茲辱惠書。陳述夙昔。據發志意。惻然引咎。詞義懇篤。且謂自此當絕不復爲。覽之驚喜。不能自己。夫以吾兄之信道嗜學。於改過之勇。特其細事。固不足異。而未免於驚者。蓋習俗益降。交友以諛說爲忠愛。間有

及於其身。剗切過闕。輒頽爾變色。以爲發己之短。或陽受而陰疎之。今不特不加以怒。而引咎。不惟不忍。疎棄而又歸德焉。此其越於衆人也遠矣。且片言之失。未爲深過。使好辯者處之。必援引古人以自解釋。不笑之以爲不足聽。則忽之以爲不足改。不務自訟。而謂同浴譏裸者。雖名士大儒。不能免此。今吾兄獨痛自懲創。若負不潔然。惟恐刮滌之不亟。假而事有大於一言者。其有聞人之言而不改者乎。僕之所以驚且喜者。此也。然吾兄之意則美矣。而書復謂自歸鄉里。所接見者。皆俗子庸人。故德不加進。此於義爲未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聖人之厚鄉黨。而不敢誣衆人。若是近時士大夫。喜高自大。瞋目抵掌。有孩撫一世之態。皆棄於孔子者也。僕甚閱之。甚厭之。每自省察。恐或蹈其失。以爲狂愚之歸。故與人處。未嘗敢萌慢易意。雖號爲無知者。亦與爲禮。務盡其情。蓋資性才器之不齊。其勢然也。所貴乎君子者。以能兼容並蓄。使才智者。有以自見。而愚不肖者。有以自全。故天下無遺棄之怨。必待與吾類者而友之。則吾亦將爲人所斥矣。勝己者。寧肯容我邪。寧海雖小邑。著籍之民。至三十餘萬。才且賢者。必衆矣。如僕者。安足道。今以僕故而卑鄉里之人。甚非所望於吾兄也。夫因人之見信。求辭語之過。而言之不止。其迹若好勝者。然能受言如吾兄。倘隱默所疑。而不以告。則爲不知言而失人矣。故終一發之。惟吾兄察焉。正蒙一書。乃張子窮深盡變之論。間有可疑者。先儒已言之。學者信其易知者。而缺其難通處。可也。必曰定是非得失。置去處於其間。則烏乎敢。若編集成書者。以參同契陰符經。置諸太極圖通書之末。此則甚非朱子本意耳。熱甚喜雨。躬書不謹。餘留面談。不宣。

與童伯禮

足下奮不溺於流俗。眇然深思。欲以禮義振其家聲。收既析之昆弟。合爨而食。爲制成法。以淑後人。此世之所僅有者。僕雖庸陋。固願觀德于左右。以佐末議。相其不及。導揚盛美。爲閭里光榮。況足下有意乎振之。其何說之敢辭。然不幸爲祖母所棄。雖踰時越月。以歲事之不易。柩猶在堂。未獲襄舉。方從父兄之後。抒晨夕之哀。徒奉教命。冒以衰服。請見。則人謂我何以吉服請見。則葬尙未畢。釋哀凌禮。諒亦非足下所以招之之意。是以仰德雖深。而未敢承命者。此也。抑足下見招者。豈以於聖賢君子之道。不有聞乎。僕學甚陋。言甚訥。使胸中果有所蓄。造次未能發明。而況真無有邪。終日與人居。未嘗一啓口。或稍啓口。輒觸人而共譁之。坐是自懲創。彌不樂言語。縱欲時出片言。料無明其旨者。復斷舌中止。足下雖雅好士。將焉取於此乎。雖然。於足下則不敢隱。蓋自古非言之難。能知言者難也。知言固難。而能行之者尤難也。足下所欲則者。金華鄭氏。鄭氏之師太史公。嘗爲僕言。鄭氏初合食甚久。而元之中世。有曰某卿者。勇於適義。於人言無不立行。其心所嚮。萬夫莫能回之。以故其所爲事。多數百年士大夫家所未能行者。卒能大合其宗。暴其聲光。赫然揭於天下。聞於後世。國史之法。王公之貴。苟無足稱。皆擯而不錄。而鄭氏以布衣。參名其籍。于今三朝。果何以致此哉。勇於爲善。而知輕重之分。故耳。其所爲法。足下旣已得之矣。能師其勇而力於行。雖無待於法。可也。人孰不樂告以善。苟信之未篤。執之未堅。一以爲可焉。一以爲否焉。則雖僕亦何能爲。然僕觀世之人。不肯爲善者。誠不達耳。吾鄉雖小邑。富且貴者。亦間見于時。未涉數十年。人已不知其姓名者多矣。此真賈豎之智。烏足道哉。足下獨能知其非是。爲子孫垂久遠之業。自茲以往。苟能益行所聞。俾義聲光于四方。則僕也爲足下之里人。亦預有耀矣。常可爲之時。願加勉旃。僕他日獲至於

終喪敢不承足下之命。尙當誦其所學。與足下講之。

與趙伯欽三首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林右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人鮮推讓。視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獨稱足下。陳元采文。僕固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近入臨海。見公輔。公輔說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璧。不相見者七八年。其人奇偉。不肯苟伏人。至語及足下。必稱善。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久矣。今乃承惠書。爲論甚大。爲辭甚達。卓乎有曠視前古之意。反覆覽繹。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黨之士。果有足望。喜發於中。而見於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載以歸也。僕嘗怪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爲治。爲學則以文辭爲業。聖賢宏經要典。擯棄而不講。百餘年間。風俗污壞。上墮下乖。至於顛危而不救者。豈無自也哉。私誠恨之。不自知其不肖。亦欲有所發明。損益以表著於世。而習俗卑下。學者牴於舊聞。不復知有學術。竊竊詡詡。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爲或才高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與僕言。未嘗不歎朋友足望者之少。而有意於足下也。書之所陳。謂近世文辭不能比隆於唐宋。而有取於僕。僕無能之詞。豈能過於近世哉。使真有以過乎人。則亦藝焉而已。而足下安取乎。是且近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乎。非其辭之不工也。非其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爲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而言自異。今欲至乎窮谷者。言其所見。不過泉石樹木。禽鳥蟲魚之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文辭。非有大過於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

道深而自得者遠。恆言卑論。亦可爲後世法。非剽襲以爲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爲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來未之有。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若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以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宋爲上。漢次之。唐爲下。近代有愧焉。斯道之盛衰。其端微矣。非明智睿達。不能知之。足下何知之蚤邪。雖然。足下之論近代。信當矣。抑僕猶有說焉。世俗之患。忽見而尊聞。己之識。既不能決。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白爲黑者。皆是也。足下言之。而僕聽焉。則謂足下爲知言士矣。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則無乃以足下爲方人好高。而爲驚世之論乎。惟君子之所守。不以毀譽而變。苟慎所言。而力於行。以古之聖賢爲準。而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且將畏足下。近代安足並乎。又僕爲吾郡喜者。寧獨若今而已乎。久不談。感足下勤厚。聊以此奉報。適有疾。不能躬書。惟恕察。自足下別去。屢辱枉問。懷欲裁答。而居處僻左。不與往來者相聞。念雖寄書。必不能達。又意足下在太學。與天下英俊相講切。言道理文章者如林。日有所得。以開拓其智識。僕縱欲有言。豈能出足下聞見之外哉。以是執筆伸紙。而復棄去者數矣。近復承書。懇懇然以弗獲相與問學爲歎。如僕之獨學寡徒。固常發此歎於足下。而今乃反施之於僕。足下之意則厚矣。願僕豈其人哉。僕於人事都不通。獨古聖賢之書。則若與己意合。時或有所是非感發。輒寓諸文辭。以自見。當時君子。不察其愚。而謬加寵引。以爲可教。坐是得虛聲於時。而亦以是不能及聖賢之門戶。每觀古人道德事功之盛。慙悔攻中。若無所自容。以是深自懲創。不敢有所作。夸辭游辯。微有與舊時類者。亟毀棄之。默坐一室。溫習四書五經。求其微意之所在。大法之所寓。察諸身心。而驗於事爲。蓋欲自致於寡

過之地。而推其餘以及人。其私指若此。而未知其能至乎否也。足下以卓越奇毅之才。志之所向。何所不達。然所宜慎者。在乎無蹈僕之所悔。而求古人學術之大全耳。古學之弊。莫甚於近代。爲士者。以文辭爲極致。而不知道德政教爲何事。爲治者。以法律爲極功。而不知仁義禮樂爲當行。士習益卑。而治效愈下。此豈古人所望於後世天下。所願於君子者乎。如僕之鄙陋。既無可用於時。故深欲爲朋友言之。庶幾復見古人之盛。使聖賢之學。衣被海內。固有志者之所樂聞也。林左民爲學。近復何似。王微仲兄弟。一至於此。可哀。金陵城中。數千萬人。惟此二人可語耳。趙彥殊。近在何處。聞已見其文。得無與僕昔時所稱異乎。要知如此輩人。皆不易得。能益求其大者。則甚善。若止以已能者爲足。則可惜也。太學之士。與足下善者。爲誰。亦有相箴規者否。僕近得陳元采書。頗有一二語見教。殊喜之不忘。足下有所見。須以教我。僕感之深。亦不敢隱也。

望雨久甚。茲偶得雨。又得陳元采至。獲足下所惠書詩。此三事有鉅細。其爲喜於僕均也。天下學術靡靡。日瀕于壞。非大賢異才。不足振之。僕憂之甚於旱。可望者。非足下輩而誰耶。才高識明。而嚮道篤義如此。斯僕所以喜也。能繼是心。愈進而不怠。則可喜。又必有過於今者。將天下同喜之。而僕安敢私焉。

答王氏交幣

使至。伏辱賜書。且有以惠之。執事之意。則厚矣。而僕則甚不安。昔者。嘗學諸師。而竊聞聖賢之道。蓋取與之際。缺君子慎守。而不敢越。不宜取而取者。非義也。不宜與而與者。亦非義也。士無取於人之缺者。有賜則受之。缺者。有贈則受之。舍是而受。則離乎義也。離乎義。不得爲君子。執事泉布。雖足以周人。然義不宜

以見賜。明達雖足以知人。然缺賜接教誨之日淺。義不敢以爲知己。而愛於缺。苟輒受之。是忘義也。執事所以過聽而加愛者。謂頗知義耳。謂知義而忘義。豈執事見禮之意乎。執事方以義合族。義聲播於遠邇。因加愛於人焉。而違乎義。恐非執事所缺居也。故敢固辭。若以僕嘗有文以美盛德。而欲以爲報。尤所不宜。然也。僕昔之有言者。政所歸美於義也。言出於義也。言出於義。故人信而無疑。使酬以利人。將謂餽乎利而有言。非惟僕不敢當。恐累執事之高義。惟執事圖之。多缺

答張廷璧

辱寄詩五篇。且誘之使決其可否。足下之意良厚矣。然僕昧陋無識。豈足知可否之所在邪。意之厚而不答。則人將以爲隱。答而不能稱見屬之心。則人將以爲妄。妄過也。而隱過之尤也。足下吾友也。固將有以正吾過。試妄言焉。而求正之。可乎。足下之詩。刻削森秀。爲世俗異味。其辭信奇矣。苟得此於世俗之士。方推譽之不暇。而僕安敢言。今足下眇然有志乎古。凜乎其非世俗之人也。倘不以古人之所至者爲準。則爲卑足下矣。而僕安敢不言。蓋古人之道。雖不專主乎爲詩。而其發之於言。未嘗不當乎道。是以雅頌之辭。烜赫若日月。雄厲若雷霆。變化若鬼神。涵蓄同覆載。誦其詩也。不見其辭。而惟見其理。不知其言之可喜。而惟覺其味之無窮。此其爲奇也。不亦大乎。而作之者。初非求爲如是之奇也。本之乎禮義之充。養之乎情性之正。風足以昌其言。言足以致其志。如斯而已耳。後世之作者。較奇麗之辭於毫末。自謂超乎形器之表矣。而淺陋浮薄。非果能爲奇也。稚子刻雪。以爲娛目之具。當其前陳。非不可喜。徐而察之。蕩而無遺。尙焉取其爲奇也哉。足下之爲奇。固非此類。然旨近味漓。乏和平醇厚之韻。得非所質之本未甚充。而

從事於奇麗之末。故邪不本之務。而求攻於末。是猶棄木之根。而蟠其技。以爲美。欲其華澤茂遂。弗可得矣。故聖賢君子之文。發乎自然。成乎無爲。不求工奇。而至美自足。達而不肆也。嚴而不拘也。質而不淺也。奧而不晦也。正而不窒也。變而不詭也。辯而理澹。而章秩乎其有儀。燁乎其不枯。而文之奇至矣。然聖賢君子。曷嘗容私於其間哉。盈而流激。而發不求而自得者也。足下於此。固已知之矣。而出言命意。未免有艱苦澁滯之態者。求於言。而不求於言之所從出。無惑乎其難也。今天下學者。靡靡焉。惟習之所同。潛竊陽剽。無所顧忌。以爲能詩。不可勝數。欲其知所趨向。由大路而不失驅馳之節者。舍足下莫先焉。而僕猶僭有所言。多見其妄也。雖然。不知而妄言。僕誠過矣。使妄言而偶有益於人。豈非好古者之所樂聞乎。昔有貴人之子。病蠱而求藥於醫。醫偶出其妻以毒鼠之藥付之。貴人之子服而且泄。旣而疾良愈。自醫者言之。其藥信妄矣。自愈者言之。孰知其妄與否乎。僕嘗怪風俗頹巧。相師爲佞。至於朋友。亦以諛悅爲忠。近得陳元采書。殊有箴教之益。切中吾病。爲之喜而忘食。如吾子所戲。粉飾繪畫。以爲古人復生。令人慚恨。□□□□□□歸乎庸衆人之域。今得元采。而後知之。所望□□□□□□之兄愛也。無以爲報。適有近詩十章。及勵志詩十章。今以寄元采。足下幸一閱之。以僕之懷。元采□□□□□□□□□□以爲教而不怪。其爲妄發也。五詩中。哭許士脩詩最□□□□□□□□之他詩。用韻多有與古人異者。行辭有未妥帖者。考之漢魏諸作。必自得之。此特未失耳。苟得其本。當知鄙言果非妄也。

與友人論井田

僕向者。僭不自量。竊傷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大典。墜地已久。見今國家。法立令行。寔足以乘勢有爲。舉而

措之無所難者。故著論井田之事。可復不疑。僕雖不才。亦嘗三思之。而熟究之。非偶爲是夸談也。然每患有志者寡。無與論講明之者。始見吾子行淳貌古。心獨慕焉。以爲可語斯事。故出而示之。意吾子異於流俗人。今吾子乃不察其道。而橫爲異辭。以非之。謂不可行於今。此流俗人之常言。僕耳聽之。而幾聒者也。吾子安取而陳之哉。且人之言曰。古法有不可行於今者。若井田是也。斯言甚惑也。古之時。席地而食。手掬而飲。歃血而啗。毛衣皮而寢。革爲巢爲窟。以相居。拍手鼓腹以爲樂。此其不得已也。固不若後世宮室鍾鼓服食器用之美。且適也。若此者。非惟不可行。亦不必行。以其非中制也。若井田者。更三四聖人而始大備。酌古今之中。盡裁成之理。生民之鉅方。禮義之所由立也。古者之世。富庶勝於今。風俗美於今。上下親洽。過於今。國之盛強。且久過於今。曷爲而不可行哉。人又言曰。禹之洪水。桀紂之暴虐。人民稀少。故田可均。夫古之時。人民之衆。後世莫及。井田雖未行。而人所利賴。其端已見矣。桀紂之暴。非若秦隋之糜爛。其民也。湯武誅其君而已。非若戰國秦漢之際。殺人盈城野。民何爲而少哉。今天下喪亂之餘。不及承乎十分之一。故均田之行。莫便於此時。而吾子乃援王莽嘗行證之。以爲不可。益謬矣。且王莽之亂。非爲井田也。欺漢家之老母。而奪其璽。稱制於海內。海內之人。憤怒思剖其心而食之。故因變奮起。使莽不行井田。海內亦亂。莽亦誅死。於井田何有哉。吾子又謂漢唐不行。今欲行之難矣。尤非知本之論也。漢唐不行者。非不可行也。未嘗行也。漢高祖之世。可行也。而時無其人。導之。唐太宗有志於三代之盛。而魏徵之流。未知先後。不能輔之以成大業。孰謂不可行也。流俗之謂不可行之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絕。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強欲堙卑夷高。以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

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畫而井之。甚易爲力也。東海有魚曰鯤。身如丘山。動則雷震。遊則濤湧。橋井之蛙。未嘗識也。伸其股而自託曰。東海寧大於井乎。鯤魚之大。孰若吾股乎。今未知天下之故。而曰井田不可行者。是橋井之蛙之類也。且僕鄙固之意。以爲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義者。非虛語也。仁義之行。貴人得其所。今富貴不同。富者之威。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鉗小民之財。公家有散於小民。小民未必得也。有取於富家者。則小民已代之輸矣。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二者皆亂之本也。或難僕以爲陳涉韓信。非有陶朱之富。而豈富者爲亂哉。以此論井田。疎矣。是殆不然。井田之行。則四海無閑民。而又有政令以申之。德禮以化之。鄉胥里師之教。不絕乎耳。苛取暴征之法。不及乎身。何苦而亂乎。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一區之田。不仰於人。則且終身爲南畝之民。何暇反乎。僕故曰。井田之廢。亂之所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吾子欲舍井田而行仁義。猶無釜而炊也。決不得食矣。夫不以釜炊。雖愚婦知其不可。不以井田爲治。士大夫安之。豈智願不如愚婦哉。抑習俗之移人也。俗之降衰。日趨而日下。特立而不變者。惟豪傑之士能之。吾子儼然在縉紳之列。不務明聖人之道。以淑來者。而非先王之制。甚爲吾子不取也。僕訥不善爲辯。性頗質。又不喜爲媚。故直以故告吾子。孟子不云乎。不直則道不見。然則僕亦非過也。將以明道也。吾子倘有疑於心。當以見教。僕尙能終其說。不宣。

與黃希范

教類俗變以來。士君子不復知學術之大全。足己而自畫。安陋而習惰。謙益虛遜之道消。而驕慢荒怠之風熾。吾兄以敦篤之資。濟以英敏之識。學足以致其所當知。文足以暢其所欲言。而能忘己之長。而下於

少。舍己之才。而問於愚。汲汲然如不及。此固于今之所罕見。而學道者。過人之節也。顧僕豈足以承之。僕自視資甚陋。業甚淺。無趨走唯諾之才。有朴訥魯鈍之累。希世應時之人。見而不嗤鄙之者。鮮矣。而將何說。以副吾兄之求乎。抑乖於時者。必有合乎古。異於俗者。必有同乎道。吾兄誠不爲俄頃斯須之計。而有志乎聖賢之用心。則僕竊嘗聞其一二矣。焉敢卒讓焉。第京府見辟。迫趣上道。雖欲攄吐蘊蓄。而無由千里遣徒。嚙以束帛。而缺然無以報。不勝愧怍。吾兄少加容察。則可以爲報者。尙有俟於他日也。

答闕鄉葉教諭

郡守王公至。辱示以劉翰林黃伯生所爲詩集序。且俾有述焉。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持不足之心者也。照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寘諸泥塗瓦礫之中。其光氣之晶瑩朗潔者。固在。及識者得而有之。雖棲之於故篋。襲之以敗絮。連數十城之價。自若也。若夫藉之以良錦。韜之以文匱。盡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示人。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執事之詩。僕雖未獲見。而伏讀之。然因二君子之言而求之。蓋可以無待於外者也。苟無待於外。雖二君之言已爲過。而況復有待於無能之辭乎。且古之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篇端。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爲經文之累者。亦不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賢士聞人之爲序。猶不能有益於經。況今之爲序者。能有益於執事之詩哉。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者。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惜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揚雄之儔。又直自述己意。以抒其奇偉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者。

莫如李白杜甫詩。當時無序者。白詩李陽冰於其既沒。嘗爲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爲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誦退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而可傳。則不求於人可也。或自序其意可也。以待後之是非。可信萬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擾擾於世俗之求哉。且僕少而不專於學。長而奔走於虛譽。無暇以學。及今粗聞先聖人之道。而欲從事焉。其所學既不在乎文。而於文復厭棄不省。故陋於文者。舉世莫僕若也。加之闇昧庸劣。無適時之資。掛名庠序。食斗祿以活養妻子。言不足取信於天下。執事過聽而求之。何爲計之疏也。雖然。今之儒衣冠者。不爲乏人以文辭自任者。麻列于周秦之疆。不彼之求。而於拙訥無勢者。有望焉。執事之心。殆非偶然者。僕雖不能言。烏敢卒愛於吾言乎哉。第執事之詩。足以自信。而僕又未之見。且劉黃既序之矣。是以未能承命。倘未卽見絕。或以草本相示。使得窺賦咏之大端。庶幾可發舒所欲言。譬猶故篋敗絮。以藉重寶而增榮。則區區之願也。太守志行甚美。可爲湖學薦紳賀。屬患眼無聊。不能一一。

答劉子傳

子傳教授侍史。別久。獲書甚嘉。第所以道譽僕者太過。三誦愧怍。不知所謂。今天下學者雖少。如僕輩者。宜可以千百計。何足稱讓。而足下云爾哉。足下豈以衆人猥有所褒。而然乎。抑以年少有志。姑與之耶。苟襲衆人失笑之談。則自忖未見有下人者。苟謂年少可喜。而然。則僕常以暴得時名。太早爲懼。僕皆不敢承也。僕性恬淡。不喜時名。於道德功烈之名。且不敢居。況文章一藝耶。是以常閉門不敢出。與人交接。聞人相獎許。頭面爲之發熱。況形之於簡牘耶。然足下非見諛者。顧曲愛僕。不覺其不然耳。昔者楚大夫有

愛玉者。見白石卽以爲玉。非不識玉也。蔽於愛。故不自知其不可。足下取僕。得非楚大夫之玉之類也。且鳳之爲祥。自周至今。三千餘年無繼者。至若前代所稱。皆指野鳥之罕見者。非真鳳也。其不易出如此。今足下乃以喻僕。僕何人而敢居之。然有一事不敢不爲足下言之。僕有志於古人之道久矣。今之叛道者。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僕私竊憤之。以爲儒者未能如孟韓。放言驅斥。使不敢橫。亦當如古之善守國者。嚴於疆域。斥候。使敵不能攻。劫可也。稍有所論述。愚僧見之。輒大恨。若詈其父母。毀訕萬端。要之不足恤也。昔見皇甫湜言。韓子論佛骨者。羣僧切齒罵之矣。韓子名隆位顯。猶且如此。況僕何能免哉。士之行事。常上鑑千載之得失。下視來世之是非。苟可以利天下。裨教化。堅持而不撓。必達而後止。安可顧一時之毀譽耶。狗一時之毀譽者衆。此道之所由衰也。然攻異端如攻病。當追求其本。魁然鉅夫。非自耗其元氣。病何由入之。今病已深。善養生者。常補元氣。元氣既完。病卽易去耳。不然。雖日有鍼砭。我之元氣愈自損。何能愈耶。元氣者。斯道是也。自朱子歿。斯道大壞。彼見吾無人。是以滋肆。當今之世。非大賢豪傑。不足振起之。苟無其力。雖有志何益邪。足下以宏博之學。有志乎斯道。而居大郡。以興教化爲職。誠能使千里之內。皆慕而不敢爲邪。他郡之人。又轉而取法焉。居乎大位者。又從而取法焉。則斯道之盛。可立待矣。足下以爲何如。旅中謝客人。無可與談者。因書有足警發。略陳固陋。

答許廷愼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窺見胸中之一二。去年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璧二子。問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爲奇才。至說足下。輒弛然自愧。以爲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安。近在

王脩德所得所錄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寓目輒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恒往來于懷。及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耶。斯文世以爲細事。然最似爲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爲所記臆。時時迫蹙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邪。不然。何獨忌此而悅彼邪。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爲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爲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駸駸焉。欲抉發奇秘。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大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爲斯文喜。然竊以爲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成其學。載籍所該。大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又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爲無窮之幸。而悅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爲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解耳。左民多稱王微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晃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侍祖母。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

與王微仲

僕於斯道。固嘗學之矣。而未至也。向見足下贈廷璧序文。慊慊然欲以賢者望僕。此安敢當哉。孔子之門。豪俊士不可勝數。顏子獨處其上。而莫能先之。當時且若此。況二千載後。而謂有類之者。雖常人知其難繼。而足下歸諸無所肖似之僕。其孰肯信之。所以久感足下相待之厚。而莫知所答者。此也。雖然。告人以善者。益也。譽人而不知其失者。惑也。僕不佞。願爲益友於足下。可乎。古謂儼人必於其倫。蓋難乎其類也。

今謂金與玉爲同。則可謂金與石爲同。則不可爲其貴賤之殊也。孟子以禹稷顏子爲同道。蓋金玉之類也。漢儒以黃憲比顏子。是猶石之與金也。奚可哉。今足下以顏子與黃憲並稱。固非尊顏子矣。又以僕比二子。其卑顏子也。滋甚。僕自度方今世。不足儕恆人。而況憲哉。又況若顏子者哉。而僕焉敢當。足下誠有意乎愛僕。願以學顏子之道見教。不然。徒欲處之於賢者之末。是棄僕也。非以德愛人之意也。令弟處見足下所論著。天才傑出。則可喜矣。似乎傷繁。未甚瑩耳。然所向慕甚高。苟進而不止。則足下所稱。將自蹈之矣。何必歸諸僕耶。

奉俞大有先生

某奉書大有先生尊執事。自京師還。辱書存問。適以冗未及奉答。令子來承體候。寧佳甚。慰甚。慰甚。昔人謂無財爲貧。愚謂無子。乃可謂之貧耳。今執事得子嚴。便可百無所憂。千金不足多也。更望勿繫以家事。縱之使學。俾談者稱執事有良子。爲得不旣多耶。待制公文章。不可不傳。須與仲縉兄弟言之。勸其刻梓傳世。亦美事也。區區仲冬後。上金陵。明年回。必得往聽清論。盡所欲言。匆匆不宣。

答林子山

某愚戇而昧於道。誦聖賢之言。恆惴惴然。懼無所聞。以爲庸人之歸。是雖鄙夫稚子。有言尚亦悅而承之。況吾兄之教乎。茲辱書展誦徐繹。自旦至午。不能貫徹大旨。甚知吾兄之相待者高。相重者至也。今天下俗異於古。朋友之義。惟以過相諛譽爲知愛。謬爲恭敬爲盡禮。切磨箴規之益。蔑然不聞。或少施之。又飾詞而曲拒。無古人從善如流之風。此素所駭歎者。今兄乃遺書獨賜誨諭。是以古道見處矣。倘有所疑。而

不以誠答。能不負於心乎。故直明之。幸無以爲僭。夫人之心。五性具焉。其中雖寂然靜也。而不能不與物接。及乎既發。則七情動矣。苟動而中其節。如禹之聞過則喜。湯武之怒而安民。文王之哀癸。獨孟子之爲異端懼堯舜之愛民。孔子之有惡而欲仁。則何不可之有。惟夫七情之發。爲物所蔽。則或汨其本然之善。故聖賢立教。使人寡慾養心。克己以求仁。周子後出。又揭而爲圖。明太極本然之妙。陰陽動靜之理。而言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又著於通書以釋其意。而必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其意以爲聖人未嘗不動。但常主於靜。苟靜而無動。則物而不通矣。欲人在仁義中正。主靜靜而無動。此木石耳。心豈能然哉。夫人處乎萬事萬物之間。而欲與之俯仰。裁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欲其不動不可得也。惟仁義中正存乎中。雖動猶不動耳。苟此心一動。不論當禮與否。卽謂之禽獸。則推之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直靜如木石之謂乎。其他衆說皆不出此。兄聰明察理。過人遠甚。奚獨於是而未思乎。殆陽爲弗知。以試某耳。某雖不足以知道者。然性命之說。嘗聞諸父師矣。尙以爲未當。而辱教焉。以明乎聖賢之旨。則敢不承命。

答胡懷秀才

往年在浙東。獲交才俊間。其最善者。眉山蘇太史平仲。臨海葉刑部夷仲。浦陽鄭楷叔度。天台林右左民。趙象伯欽。陳叔英元采。王琦脩德。日夕相與。周旋論議。倡酬往復。沉潛乎天人之奧。博觀乎興廢之理。追琢乎行業。而浸灌乎文章。意氣孚洽。無所覬慕。體不待梁肉而肥。心不待絲竹而暢。十餘年來。亡落者數

人餘多散處他所。然猶時得以書疏相講切。常憂而遇笑。方思而暫釋。未甚於窮獨也。及居山南。木石之與徒。猿獠之與儔。心欲言而口莫與談。足欲行而物莫與娛。諸生講授經義畢。輒冥目危坐。或取古書。緩讀徐吟。間有所得。無從告語。惟仰觀霄漢。默默悟遣。郡府以朝命燕集。不可拒。往就末座。官僚強飲以酒。譁詞盈耳。優戲在前。未嘗爲之啓齒一笑。頗自意無復追曩者之歡矣。去冬之長安。見唐愚士。爲之欣喜。又於愚士舍。見足下文章。益覺胸中慰悅。然未知足下之深也。今乃辱惠書千餘言。陳述反復。筆勢流動。上思古人。下慨當世。偉然有奇丈夫之風。自入秦。且三年。未會有一人。以文相貺。豈意乃得之於足下乎。撫卷熟覽。出入懷袖。數日不能舍。儼若重見往時諸君。而接其聲容也。文章於士子最爲末事。然非有得於古聖賢之意者。不能。世之學者衆矣。其用志不專。探索不精。聞見不博。攻習不久。而能得聖賢之意者。無有也。是以吾少而好觀人文。非止以其文。蓋將因其文。而察其所存。與之共進於斯道也。覽足下之文。於道信有志矣。然而屢稱古之文人。則是所向慕。猶有所偏也。賈生韓退之。年三十餘。已卓卓然樹立信。如足下之云。然使斯二公者。得聞聖人之道。而進於曾冉之列。則其賢當何如哉。僕鄙陋自度。不足班古人。而年長來。閉口不復及天下事。於政教舉措得失。漫不復解。而篤信六經。有所爲也。以之爲權衡。有所疑也。以之爲蓍龜。惟愚不足達世之機變。甘以鈍拙自守。人見其如此。亦多竊笑之。又素伉直。不耐與富貴人仰俯。有勢位者。或欲招致。聞其不善諂屈。亦往往不合。欲如賈生之亟談世事。固不能。如韓子之汲汲於得位。尤不暇也。而足下乃以賈韓相擬。烏可當哉。然賈生之勸漢文以寬大。韓子之酷排異教。尊孔孟。竊有志焉。使天或將康斯人。明斯道。他日倘萬一有成。未可知也。而不敢望也。凡人當少壯時。忘意才

氣百倍。及年益增。力益衰。則沮謝隕獲。有悔往歎今之心。如賈之長沙。韓之潮陽。其英銳之姿。亦少減矣。聖人大賢。志氣隨日以強。德業與時而加。故有進而無衰。既老而彌明。僕之得乎天者。未可知。己之可勉者。則猶有可進之地。安知果不若足下之所期哉。僕今三十六。固爲未衰。足下少三歲。使三歲之中。日有所得。其於追僕而出。其前猶駢駢蒲梢。而逐伏櫪之駑馬。特易易耳。所願者。先乎道。而後乎文。脩飭其身心。而無預靳乎聲譽。則僕之所見。將有大過於今者矣。喜慰其可量邪。比懶作書。尤不敢論古人。於足下有言。不能默默。然世俗之難言也。久矣。足下其勿以示人。恐衆人之竊笑也。

答王秀才

前辱見臨。且徵僕文以觀。僕嘗閱世人。不務學道。而喜言文。故有所論述。耻爲人出之。以吾子不憚重山鉅海。來造吾廬。意氣願款。非世俗輩可及。特出舊作。以答雅意。且冀指列其疵失。以相發明。今乃惠書。猥有所稱美。而以學文之說爲問。僕豈能文者邪。何吾子問之異也。今天下雖乏奇才異能之士。操筆執牘。自負以爲文人者。不可勝計。吾子有問焉。彼將有以告吾子。不彼之卽。而此之求。所謂學稼於工。求魚於獵者也。使效其所得。豈足副見問之意乎。雖然。世俗之文。僕雖未之學。若古人之文。僕嘗學之矣。試爲吾子言其所知。凡文之爲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道以淑斯民。政以養斯民。民非養不能。群居以生。非教不能。別於衆物。故聖人者出。作爲禮樂教化。刑罰以治之。脩其五倫六紀。天衷人極。以正之。而一寓之於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心。見於詩書易禮春秋之文者。皆以文乎此而已。舍此以爲文者。聖賢無之。後世務焉。其弊始於晉宋齊梁之間。盛於唐。甚於宋。流至於今。未知其所止也。唐之士最以文爲法。於後世者。

惟韓退之而退之之文。言聖人之道者。舍原道無稱焉。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簡之記。無有焉。舉唐人之不及退之者。可知也。舉後世之不及唐者。又可知也。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賈誼。攻浮靡綺麗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陋於司馬相如。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董賈不一與焉。其去取之謬如此。而不識其何說也。苟以其文未粹耶。則艱險之元結。俳諧之李觀。且在所取矣。如之何其去二子也。苟以其所述者。王霸之道。不敢列之於文人之後邪。則孔子孟子。固與荀卿屈原李斯並稱矣。安在其能尊二子也。退之以知道自居。而於董賈獨抑之。相如獨進之。則其所知者。果何道乎。然相如雖陋。其辭賦猶皆有爲而作。非虛語也。近世則不然。一室之微號。之以美名。輒從而文之。視其名。紛然雜出。皆古之所未聞。考其辭。輕俳巧薄。皆古人之所未有。而求者以是望於人。作者以是夸於時。似有所爲。使相如之奴隸見之。且將棄去。而今之士。莫知其爲非。此又退之之時。所無有者也。僕竊悲其陋。故斷自漢以下。至宋。取文之關乎道德政教者爲書。謂之文統。使學者習焉。違乎此者。雖工不錄。近乎此者。雖質不遺。庶幾人人得見古人文章之正。不眩惑於僞常。可喜之論。祛千載之積蠹。爲六經之羽翼。作仁義之氣。擯浮華之習。以自進於聖人。俾世俗易心改目。以勉其遠且大者。窮居少暇。未有所成。吾子誠有志乎古人之文。則願勿溺於世俗。勿爲一時毀譽所變。勿以道德爲虛器。勿以政教爲空言。則文可得而學矣。不然。則世之能文者。孰不可問。僕之昧昧。豈足副所求邪。

答錢羅二秀才

二君足下。某年少。謬招士大夫口舌騰譽。心甚不喜。得二兄書。大有所稱。儼滋不欲當。苟遂默受。恐鄙陋

之指。不足以曉左右。故不免復有所云。古之言禮者曰。擬人必於其倫。若南宮适以禹稷擬孔子。孟子以子思比曾子。皆絜功量德。名與情稱。而無疑者也。或肆然而謬稱之。是猶子禽以子貢比孔子。揚雄以韋玄成比顏淵。司馬君實以揚雄比孟子。陸希□□□□□□愈不見信於當時。則取譏於後世。其不可較然也。然之數子者。雖不足擬聖賢。而其聲光之著於天下。猶鈞之於石。尋之於常。非猶山阜之於蟻蛭。河渭之於溝澮也。擬之一不當。且若是。況某何如者。而以擬李翱。蘇軾。曾鞏。以下七八君子。奚爲其可哉。指鈞而謂人曰。此石也。指尋而謂人曰。此常也。驟而聞之。疑者尙少也。指蟻蛭曰。此山阜也。指溝澮曰。此河渭也。不駭以爲過言。則笑以爲無目人矣。彼七八君子者。皆博特而雄達。才高而文炳。使其身不託於名人。位不顯於當世。猶有以聞於世。而傳於後也。況又得人焉而依之。其卒能有立也。豈不宜哉。若某者。才能不及其百之一。恣意放言。不善刻削。任理所之。欲書卽止。未嘗專攻。于是望以之而立名。豈能追作者之體要。而庶幾乎古之人哉。而二兄乃云然。竊恐識者以爲過言矣。然世俗可與語古。不可與語今。自昔而然。孟子大賢。淳于髡且詆之。揚雄韓愈。皆傑然儒者。當世談笑之。此皆士之所不能免者也。今某無古人之實。而過得時譽。豈今之俗。異於昔哉。何其不宜然而然也。所貴乎美俗者。以其毀譽公。而是非當也。宜然而不然者。非也不宜然而然者。亦非也。二兄以英敏之資。抗然以直道自許。而過於譽也如此。豈固有說乎。抑期其至於此乎。如期其至於此。尤不敢處也。世之稱七八君子者。以文。某於文。雖嘗學焉。然志不好也。少之時。學作文。自度其不可竊。獨慕乎聖賢之道。以爲斯道非文。則無以傳。故又於文發之。既而復以道之不至者。不足以言文。故嘗用心於三代秦漢之書。考其氣運之高下。參其言語之醇疵。以觀

其世之盛衰得失。要其歸於道與否。而準繩之以聖賢之規矩。蓋將習之以冀其熟焉。行之以望其至焉。考之於身。以見其成。施之於世。以驗其功。服之於身。而傳之乎來世。上以不愧乎天。中以不忤於心。下以有益於人。而後止。此某之志也。若二兄之所譽而擬者。非某之敢望也。二兄其謂誠然否乎。急於自釋。不覺流於狂僭。二兄亮之所須二文。在沈君處已久。想已得也。

與俞教諭

某以祖母喪。伏處聖室。將命者至。喻以行人蔣君之指。致執事之意。俾之爲文。及視其卷。獲悉蔣君家世之盛。才志之美。且有尊祖反始之心。使平居無事。雖微執事之屬。固願有以贊之。今也不幸。甫遭大故。膺高摧裂。神識荒迷。言語動息。不復自比於人。雖欲強文其言。而文奚從生。且蔣君之不鄙。而有取於區區之文者。非果以其能文也。蓋以粗習聖賢之禮。而不背乎倫紀焉耳。方在衰絰之中。苟使越禮忘哀。飾琢辭說。以媚夫人。則人人將棄之矣。而君何取焉。雖然。蔣君仕乎朝廷。車轍之迹。交乎四方。今之還也。必有時而重至斯境。他日倘重至乎斯。某或終喪釋服。當奉蕪陋之文。請見于門下。惟執事善爲我謝焉。

答俞敬德二首

前辱書千餘言。愛僕何厚也。望僕何尊也。而自處則又何謙也。足下僕所敬。自處以謙。而遺之厚。且尊。此宜在所欲答。而未果者。非不欲答。不知所以答也。僕於人不能翕然合。亦不能判然離。有問而對。有呼而諾。非吾類。弗面也。雖面。弗語也。是以人喜僕者恆少。見憎者恆多。足下不惟喜之。又過愛之。不徒愛之。又過尊之。是宜有取於僕也。然尋繹足下之言。而有取於僕者。皆僕之所不取者也。足下獨何爲耶。自聖賢

亡天下不幸。離爲三四。致義理者。得其體。爲事功者。得其用。文辭特其微者耳。而致缺極爲。尙不可數。況其巨者乎。僕竊不量其身之無似。欲取聖賢而師之。上將以不失天之所與。次將以推其所與于斯人。而患乎未能也。足下之所見。以爲善而取之者。寧在此耶。如取其微。則今之名家者。不爲鮮矣。僕不足以累足下。足下誠有幸於僕。則殊愧無以當之矣。繼此有問。其烏敢默耶。多誤

某鄙樸戇訥。言行不能及古人。器識不足以達時務。然守其愚。子然莫與徒。望望然高顧遐視。而不合于時。此固流俗之所笑且訕。士君子之所不敢自是者也。今足下猥加禮貌。枉書賜問。某熟察書中之言。意欲望之以聖賢之道。慙甚。至某於是實心嚮往之矣。雖少然握筆伸紙。工爲文辭者。非其所好也。嘗觀夫天下之士。固有儀容美好。豐頤長髭。言如轉丸。步如遵矩。若而人爲當世所喜者。不可□學。彼皆自以爲出羣之才。經世之具。使聖賢可至。則斯人是已。而足下願以歸諸某。奚可哉。自他人而言。且不敢居。況夫足下秉深達之識。讜直之論。可否於殿陛間。其志信古忠正之士。懇懇焉以愛君報國爲心者。自宜藐視一世。不入眼睫。而有取於某。此某之所未解也。足下苟取其文乎。則華言而少實者。古多有矣。未足以信某之爲人。苟取其貌乎。自孔子不能無失宰予。況於某哉。雖然。足下殆取其志也。取其志。則某嘗妄有不遜之論矣。某六七歲時。初入學讀書。見書冊中載聖賢名字。或聖賢良相將形貌。卽有願學之心。每竊寸紙。署其名。與同輩諸學子。顧視而指麾之。父兄雖加呵禁。不止也。旣而年十歲餘。漸省事。見當今之爲仕宦者。不足道。以爲聖賢之學。可以自立。外至者。不足爲吾輕重也。遂有慕乎道德之心。又四五年。侍先人北遊濟上。歷鄒魯之故墟。覽周公孔子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跡。問陋巷舞雩所在。潛心靜慮。驗其所得。

慨歎以爲彼七十子者。縱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學之同時。豈皆讓之乎。但今世無聖人出。不得所依歸。故不若爾。迨今又五六年。閱理滋多。約心愈久。始知古人未易卒至。蓋其信道之心。篤自治之法。嚴故其所成。近求之無遺行。實用之有成功。非近代虛名者比也。某誠信其然。故不自放於俗。每與傷今崇古之思。積之既多。發爲言語。道政事。必曰伊尹周公。論道德。必曰孔孟。顏閔。寢而思者。此數君子也。坐而誦者。此數君子也。用心一入於此。猶恐流於過高。如古狂人。而不適於用。是以深自制抑。若中無絲毫學者。見庸衆人。猶且畏而卻避之。況大賢魁儒。如曾子子思孟子。巨千載而特立者焉。敢覬其萬一哉。足下乃以某爲可庶幾而至。此言一出。惟恐流俗將以笑某者笑足下矣。然足下無或怪其笑也。孟子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之識。屈原曰。非俊疑傑。庸態然也。近有人聞某狂言。輒頓足撫掌。如聞怪聲。且欲來矚形貌。果類古人否。所親者以告。某笑應之曰。形貌與今人不異。但心似古人耳。所親者亦大笑。要之此事。不必與流俗爭。但汲汲力求千載以上之人爲師。以俟諸百世之下。知不知不暇問也。聞有無識者。見足下應召爭論。輒笑足下爲愚。此殆與兒輩之見無異。聖天子下詔達郡縣。有志者上疏以論天下利病。唐宋以來常有之。但今人不見。便以爲怪。此可歎也。有志者。行事當洞達如日月。所持既定。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以此而富貴。以此而貧賤。憂喜禍福。付之於天。何必較哉。某頗有見於此。故對衆人不敢發齒。如癡人然。又恐虛名無立。久不敢與人往復。感足下之愛。且知受書沉思。有觸於中。不能自遏。聊摭意一言。五經之說。實領至誨。雪甚不可出。餘候相見盡談。

答俞景文

惠書以先夫人遺德未傳於世而以銘文見屬辭氣懇惻厚甚此固孝子仁人不忍死其親之美意然某之言豈足傳信後世哉古之傳世者雖不可勝舉而其大較皆豪傑之士道德充溢于中事功見于當時爲天下所仰服故其餘言緒論之所及無意於傳而後世自傳之以其抑揚予奪爲人之賢否輕重有獲著其名於文章之籍者輒相夸賀以爲榮耀至於子孫猶倚藉爲口實此皆以其人誠有可傳而然非特以其文也如范希文韓忠獻公程伯淳諸子其文辭固與人等耳後世傳而誦之而凡爲其所稱者因以炳著章明於天下豈非以其人之賢故耶使徒有文章而大者或不足若柳子厚劉禹錫及王介甫輩其身且不免爲世所詆議其所稱引贊譽之人欲望世人之盡信不亦難乎故善爲親圖者不在乎得可傳之文而在乎可傳之人其人傳文雖未至無害乎其傳也其文美矣而其人不掩焉縱美而不傳雖傳而不信祇足病其親夫奚補哉今足下慮親之名未著而欲傳之苟以其文則某非能文者苟以其人則某之無能別於衆人也審矣而望其信於今垂於後世何爲計之過而求聞之踈乎且世之風俗漓薄視今之文未論其工拙先舒紙尾覽官位爵秩故求文章者必於穹位隆爵之人幸而得假其名輒拜受以去不復問其中作何語蓋習使然也足下不於彼焉求而以某使誠美可傳亦將爲人所輕訕冀世俗之信且不能致而何望後世之傳乎使後世之人好尙與人異其他日於道或有所成文或有傳未可知也使亦類今人之爲見某素賤士其身且不能自傳而安能傳乎人耶雖然以位而傳者猶器以丹漆而美也杞梓之器固有待於丹漆之飾其飾旣亡而其美亦亡矣若夫金玉之器則不然其美天美也其貴天貴也人欲丹漆之且無所施而況有待於飾乎足下行義文學爲士子師於人不妄有所取而獨有取於某

意者。其相求於丹漆之外也歟。此之謂以古人之道見處。而非汲汲於流俗之信也。然則某亦安敢猥謂見棄於流俗。而不勉乎銘墓之文。謹如足下之命。其可傳耶。其無足傳耶。其信于今邪。其傳之後世而信邪。足下有以取之。其必有以識之矣。某何敢知焉。

答俞子嚴二首

僕始者。知吾兄能文。未知吾兄之心。今得吾兄書。乃知吾兄之心。果能稱其才也。自宋亡以來。八九十年。風俗變壞。延至於今日。以滋加。天下同然一律。而異於心。心異於口。諂諛以相容。詭詐以相愚。不知古人之道。何用於今世也。又不知古人倘在。視今世爲何如也。每深居沉念。輒用慨歎。曷爲而見古人之遺風乎。今吾子乃能數僕之過言。而規正之。嗟乎。美矣。吾子之心。何其似古人也。僕始爲此言。誠苦於行役。而云。未知其過。及吾兄言之。乃知其不能無過也。夫一言之失。未甚也。吾子已不匿於心。而規之。使僕之過。有甚於一言者。吾子其能默乎。僕嘗患無從知己之失。而陷於至愚。今乃有望於吾子矣。且吾兄在布衣中。不忍欺其友。已如此。使有位於朝廷。食人之祿。其肯詭隨。而爲諛說。以負其君乎。使爲人臣者。皆不負其君。欲俗之不美。得乎。然則因吾子之言。而稱之爲似古人。未爲過也。雖然。古人之道。非但如此而已也。吾子其益務爲學。而充乎其言。有見於僕之失。則望以爲僕告也。雖不得友乎古人。其尙何憾哉。

秋初。辱以文見示。微察吾兄意氣。愿款似非流俗之相給誑者。故略據意可否。無所闕惜。此朋友之義。當然耳。乃承惠書。稱僕淳篤聰明。不自高大。褒揚過實。非所敢當。又以僕知道最早。而欲相師。此尤非所敢聞也。僕氣質至愚。於世事皆不曉達。自少惟嗜讀書。年十餘歲。輒日坐一室。不出門戶。當理趣會心。神融

意暢。雖戶外鍾鼓鳴而風雨作。不復覺也。家苦兵。藏書散軼。無異書可覽。又性鈍劣。不善記憶。所讀書。曠月彌年。卽忘不省。加以踈率。措慮不密。於書。惟取其道理大意所在。不復檢顧細微。凡禮樂名物。天官地理。兵法釋老之籍。皆不能存其端緒。習靜既久。不能效時俗往復語言文飾之事。不復能爲肩羔膝卑聲詭笑。曲身俯首。稱誦人美。而求其喜悅。居則直情任意。簡默而已。是以士君子見僕。多不相合。或哂僕爲愚。或詆僕爲傲。彼要非相知者。亦僕之鄙。有以致之也。今吾兄不特不哂而詆之。又從而禮下之。至欲屈己相師。一何意見之遠甚哉。僕自度固非全愚。亦非敢傲然。謂之聞道。則亦未也。僕幼有志於道。視顏閔輩所至。以爲可勉。而及於聖人之言。未嘗不思之於心。而試之於身。器識頑薄。未見有過人者。何足爲吾兄師耶。苟謂友道在乎相教誨。則猶庶幾耳。蓋聖人之大者。上莫過於堯舜禹湯文武。下莫加於周公孔子。而此八聖人之言。行文章。具在六經。故後之學聖人者。舍六經無以爲也。世之學者。莫不學六經。然不知所以爲學。夫醫士之讀素問難經。將取以治病也。苟不達其意。雖日誦之何益。六經者。亦學者之素問難經。所以脩身治人之書也。今人誦之而不解其旨。與不誦何異哉。故多誦而不思。不如少誦而思之爲愈也。思而不行。不如不思而行之爲愈也。人苟能發明六經者。大之於天下國家。小之於善一己。直易易耳。況文詞乎。吾兄謂於心無所得。而爲文未能盡所欲言。經不熟之過也。苟熟乎六經。則於道無所疑。道明。則於天下之事。無難言者。何憂學之不成乎。然僕觀乎世之人。皆不能無憂。而所憂止乎服不得華。食不得豐。祿位不得崇。至於以學不逮古爲憂。如吾兄者。誠不多見也。吾兄思僕之言。尙少進焉。苟所憂不已。則樂自至矣。人還索書。屬有客。不能多及。

與友人

僕怠於爲學。而闕於聞道。所能者。非古人之所急。而所守者。非流俗之所趨。是以上無以合乎聖賢。次而無以宜於當世。固君子之所棄遺。而褻然衣冠。造吾門。舉所疑。以相質。意蓋望其相啓發者。是何所聞之過。而求益之疎乎。欲遜而不答。則處賤也。不敢拂盛意。勉強有言。則理之曲折。非言所能周。疑之深。固非言之所能釋。又素拙訥。無所通解。縱言之。而恐其難合也。雖然。足下欲聞者。此理非求合一時之器。試嘗言之。而足下聽之可乎。夫聖賢之言。非一端也。其言未嘗同。其要未嘗不同。其意未嘗同。其理未始不同。譬之五穀。味不必同。而同於可食。江河水不必同。而同於可飲。意之所主。或異。則言亦從之。學者不必強而同之。惟能識其意。則理之從衡。順逆。鉅細。顯微。咸可推而得矣。中庸以智仁勇爲三達德。此言爲學之事。以三者爲先。非勇不足以進道。故以勇繼仁智。謂之達德云者。明其非隱僻怪誕。不合中庸之行也。若五常之德。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乃其得於天而脩於己者。言性之本體。則不待言勇。而勇固在其中矣。今足下乃合二者而槩視之。謂勇既出於五常之外。中庸不宜以爲達德。斷然疑之而不釋。豈非泥其言。而不探其意之過哉。論性不必言勇。猶盡性不必言禮。義信之比也。言仁而不及禮。義與信。豈以三者爲不美哉。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守此者也。則三者不俟外求而至者也。何獨至於勇而疑之乎。且中庸之書。首言中庸之不可能。而以舜之知。顏子之仁。子路之勇實之。蓋中庸雖不可能。然苟得知者。能察兩端而執其中。仁者。能服膺乎善。而弗失。勇者。能強毅自立。而不回。奚難能之有。則勇者雖不係乎五常。而五常資勇而後盡。豈出於五性之外。而不可謂之達德乎。聖人嘗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

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並言矣。嘗以好仁。好智。好勇。好剛。好信。並言矣。此數者。亦曷嘗在五常之目哉。聖人發之。則爲至理。何可以詳略多寡較也。故繇意而考言。則天下無廢言。考言而遺意。則天下無至論。學聖人者。亦學其意而已。足下苟求其辭。以爲異。則孰非可異者。何爲擾擾焉。發衆異於胸中。而不究其所同哉。然今之士。學不謀道。蓋久。平居不復有相講說。滋益之習。獨奇自可乎。疑有誤其所聞。以爲賢者。皆是也。足下乃欲不自放。雖不足疑之理。不足問之人。猶懇篤若此。使果有卓然君子。立於世。寧有耻而不求其道者乎。僕用是而知二三子之志矣。語有之曰。告我以過者。吾之師也。繼茲以往。幸無隱於我。如僕之愚。尙將有聞焉。況足下輩耶。

答金景文

去年蒙賜書。以先夫人墓銘爲屬。私念執事學行爲人師。文章恢恢乎有作者風。所交多名士。不鄙而有取於不腆之言。其言似非偶然者。嘗撰銘附上。且求指擿蕪謬處見示。迄今不聞一言。相有於僕。將附者不達。抑恐僕不能改。故掩護其闕。而不言耶。古道廢壞。朋友務以虛辭相諛悅。不少欲規切其過。輒自疑。又恐觸人而談。背議腹毀。卒不敢發言。此最大弊也。僕獨學宜加懍懍。而以弗獲聞。已過爲懼。幸有誹詆。以爲不肖人。則大喜之。有刺譏文章疵病者。則小喜之。其意固出於見厚。豈不喜哉。執事篤古好道。所存必與時俗人異趣。恐尙以衆人處僕。而不敢言。故復云耳。繼今苟有聞望無隱也。吾郡聞人。三百年來。如黃巖杜清獻公。鄙邑葉信公。學術事業。著于國史。其餘卓卓者數十人。類非近世之士所及。至於僕輩。而言學於諸公之前。真可耻矣。其敢向人說。自以爲是乎。凡今之稱引才藝。以夸世俗者。皆可耻者也。然古

事日遠。後生無從知之。流俗卑陋。而莫之悟。亦其所也。僕近者嘗欲爲一書。紀載前人行業。使隱沒微晦之跡。昭然布聞。耀人耳目。以爲州閭法式。事在國史者。已錄得數卷。而不幸棄遺於太史者甚衆。欲求其子孫。而耆老淪亡。無所考質。每竊愧歎。夫人勛一世之力。以成其身。顯名譽於當世。蓋選千萬。而二三者也。生乎其後者。不能爲之發明。以表揭其志義。顧乃使之與庸夫恆人。同於泯滅。不亦違天道而負公義乎。僕文采雖不足取。然爲是而懼。不自知其果不可也。執筆憤悱。旁求博討。卒未有得。執事年高而多聞。於嘉言舊事。必能記憶。幸詳數以教我。府學赤城志。並望見借。當令人抄錄送還。羅先生適縣志不載其行。惟云事見鄒諫議浩送董遵逸序。及州學三先生祠記。及秦少游所作生祠記。少游文已得之。三先生祠記。學中必有。煩令善書者錄示。僕觀古豪傑之士。居乎位。必有益乎位。居乎鄉。必有益乎鄉。如使因循乎衆人之中。於事無所補。則與衆人奚擇焉。自京師歸。又五年矣。於聖賢之道。未能有絲毫之補。固已獲罪於君子矣。欲成小書。以贖前過。執事以爲可否乎。當今文學之士。莫不砥礪才器。以赴事功。或聞此舉。大笑其迂也。非執事知我。安所發吾言耶。

答林嘉猷

昔在鄉閭。嗜學之士。妄見推讓。挾策而遊吾門者。無虛席焉。尤以得吾子與鄭叔貞爲喜。及以朝命。來教山南。士子衆多。旦夕不少暇。夙昔百事。遺忘殆盡。吾子與叔貞之容聲言笑。時往來乎吾懷。居二年。吾子果來。叔貞亦至。於是彌一歲矣。吾倡也。而有和。吾語也。而有答。吾疑也。而或悟之。吾憂也。而或釋之。吾喜怒之失中。言之違宜。二子未嘗不有以匡我也。豈特二子獲遂卒業于吾而喜哉。吾所以離親去鄉。食

釜庾之祿。于數千里之外。而弗戚戚以思。佗佗以慙。以得吾子故也。邇者。私歎吾子學業之進。而怪其未嘗少言己志。以爲豈誘掖之不至歟。今乃忽辱長書。浩乎其爲辭。充乎其爲氣。推而求其志意所存。可謂卓乎絕出者也。聖賢學術。不傳久矣。學者卑陋。不復知周公孔子之大方。因陳襲腐。自珍自詭。少或有志斯事。謹願者。篤於守而不知推乎性命之原。達乎政教之統。疎俊者。銳於言而不知本乎倫理之常。踐乎禮義之實。故顯而在位。則不足以淑世。約而在野。則不足以淑人。風俗日偷。而治功難成。禮樂淪壞。而刑罰不措。非以斯道不明故耶。吾謬不自量其無能。竊獨耻之。而有志焉。以智識之弗弘。才氣之弗勇。世故靡之于外。而疾疢災患。糾纏之於內。是以年日長。而業不增。空名日聞。而德行益乖。每覽古之大賢君子。蹈道立德。無所可悔者。未嘗不自責。且深悲也。當一念之攻乎心。以爲世苟有同志者。吾必求而與之偕。何幸吾子之所進。乃能副吾之所望乎。世人不能有見於斯道者。非狂則惑耳。狂則足己自放。而不肯務學。惑則賤己自畫。而不敢爲學。苟去是二患。學之終身。而不倦以止。不盈以肆。烏有無聞者哉。吾子之所云。幾矣。所以自期者。是矣。世俗無以踰子之志矣。然必曰。必爲卿相。諫官御史。而後可以行志。則非也。以人不知己。從學事師爲當然。而惡其譏病。且亟與之辯。亦非也。君子之爲學。事道而已。道誠得也。表世式民之具。在是也。尊主康國之術。在是也。傳後立教之本。在是也。世有知己者。舉而授之大位。斯道得行。天下之福也。而吾何加焉。世無知己者。委之畎畝蓬藿之中。斯道不獲大行。天下之無福也。而吾何損焉。故吾身之未爲聖賢君子也。是吾之所當憂。而所當自望者也。雖言之無傷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古之人有言之者。顏子是也。吾身之未爲公卿大夫。豈吾之所當憂。而自望哉。雖無言可也。言之則爲慕乎。

外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孔子固戒之矣。然則吾子之以道自期者。吾之所望也。以位自期者。非吾之所望也。當孔子之時。公侯卿大夫何限。顏子不得升斗之祿。身不得暫立乎朝。吾子以顏子爲得志乎。以富貴于當時者。爲得志乎。以吾子之篤厚明敏。固已無疑乎此。所以云云者。殆必有激而然耶。流俗之疑。多生於所希見。天下不識從師學道之事。蓋久。彼見吾子二人者。束書別家。陵重山。泝大川。涉乎蛟鱷之淵。寢乎虎豹之林。而從迂拙無勢力者遊。彼固不知吾子之心也。宜其以吾子爲隱者也。使子而從今世之顯人。出政令。擅權寵。赫然爲人所畏服。夸美者而學焉。則人必無是言矣。吾之跡類乎隱者。而世遂謂子爲隱。甚矣所從之不可不慎也。雖然。吾子何辯焉。君子審乎在己者而已矣。使吾與吾子。學乎古者。皆獨善。自私之術。而謂之忘世。則彼之言常矣。今吾與吾子。非堯舜周孔之言。弗存。非脩己淑人之事。弗爲。非推之四海而準。垂之萬世而信者。無以措吾思也。而謂吾子爲隱。其可乎。其不可乎。彼庸人者。不知之。君子必知之。今之君子。未知之。後之君子。必有知之者。而吾子奚遽鬱鬱於是乎。賢否本乎學。而係乎己。貴賤毀譽。稟乎命。而在乎人。在己者。吾脩焉。在人者。吾聽之。吾子無以鬱鬱爲也。嗟夫。天之生斯人。其必有以處斯人。使賢者生。而以衆人處之。不如不生。賢之爲愈也。天之愛民。亦甚矣。賢者之澤。不遇於世。亦久矣。吾子其勉焉。擴聖賢之道。以善其身。近之爲及物之政。遠之爲傳後之書。不能俱全。亦可以一得。吾自度無補於世。幸而見遊吾門者。之有成。其喜豈特什百于今哉。叔貞好學。吾愛且望之。不減吾子。其以吾言爲然否也。書辭皆佳。餘無所容。吾言。特以孟子相儼之說。未善。不敢受。而有也。能更之。乃可爾。

杲往歲嘗獲與進。遂以拙稿就正焉。荷先生不鄙夷之。重以規戒之辭。德至渥也。於心終不忘。章末曰。子將以子所言者爲戒。以所策者自勵。尙堅所守而懋學哉。立志於至義之源。行身乎大方之途。沉潛游咏於詩書六藝之文。使自得於心。而形諸事業。其勉予也不淺。其勸予也不薄矣。每一誦此。未嘗不肅容斂衽。戚戚然動於中。而歎曰。先生之能以古道相箴也如是。先生之好古也篤矣。其非求聞於人。而能自樹者乎。又非能推錫類之心。以惠夫人。而不忍獨善者乎。用心良厚矣。及見所遺彥德書。則若有尤怨悲憤。而未嘗釋然于奇孤不偶之歎者。何則。僕雖不敏。嘗奉教於嚴君。聞君子之於學。將有以擴充吾良。知良能。而復吾本然之量。非由外鑠我也。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故將舉世非之。而不加懼。舉世譽之。而不加喜。無他。好譽人者。豈必我知。好毀人者。又何足瑕疵我哉。視彼蔑然者。誠不足以塵吾抱。拂吾思也。若是室廬空虛。而吉祥至止。取之左右逢其源矣。吁。文所以載道也。固當求其工不工。不宜慮夫人知不知也。信工矣。質諸古人。而無疑。不利乎求庸。何傷人。苟不知吾奚歎。吾將鉗吾喙而已耳。使世無楊子雲。亦甘夫覆醬瓿耳。大冶之鳴金。識者未必以我爲妖也。今有人焉。談袞冕絺繡之美。于布素之士。詫易牙之味。于藜藿脫粟之人。不惟藐然其聽。必將絕然而怒。譁然而駭矣。否則反訾之。而目爲妄人也。雖然。日月不以薄蝕廢其明。江河不以旱澇爲盈縮。篙師不以風濤之險。舍其操舟。農夫不以歲歉。而輟其耕。菊芳乎秋。松柏秀乎冬。各適其所。奚可以時之不偶。而歎吾素志哉。先生之愛僕也不稔。烏敢以是言進。嗟夫。人以國士遇我。我當以國士報之。惟高明者亮焉。所願爲斯文盟主。幸甚。

與樓希仁

得西行書。勝接而談遠甚。信乎。足下之辨于辭也。文章雖小事。人謂之能言。僕初不知識。及出道。歷吳楚。至齊魯。與梁趙秦晉之人交。聞人談論能言者。聲和而音雅。詞切而義明。理約而不亂。端多而不複。聽之使人洒然不倦。不能言者。終日口吃吃不能達意。雜亂滯澁。如醉夢中語。或故以蠻音俚說。嘲哦噢噫。使人意悶不樂。然後悟文之美惡。正類此。讀司馬遷史記。終日數卷不倦。及覽褚小孫日者龜策等傳。未終紙已欲棄去。文豈易爲耶。詞之美惡。人之好惡。繫焉。人之好惡。世之傳否。繫焉。而人以易爲之。甚可笑也。近見他人文數篇。讀之漫不成句。得其句意。不能屬得其意。辭不能馴。正與楚粵間人。僻處山谷。不入中國者。與之言。缺果何人耶。足下之文。譬如趙人與梁人語。聲音已不大相遠。雖時或失口。尙有趙音。然終是能言者。非吃吃不暢者比也。然僕有一說。能言與否。固爲人之好惡。又在審乎所言者何事。韓非商鞅書。正無與比。然所言皆刑罰督責之術。君子羞聽之。揚雄文中子書。雖擬古人不甚暢。而所言多近道。世猶有取焉。豈非能言爲難。而合乎道者尤難也耶。僕固楚粵語者。然頗嘗與中國人談。喜足下相知。聊一出口。足下幸無笑其訥且戇也。

與盧編脩希魯

三月中嘗於河南鄭大參處。留書煩其寄達。既卽扶疾。與二兒裹瘡登車。四月七日至長安。又半月至寶雞。由寶雞渡渭。始入山。歷棧道。凡十日。以閏月一日抵漢中。離家至此一百二十四日。水陸幾七千里。蒙被國恩。例得舟車。與妻子輩。幸免徒步之勞。途中過虎牢峯。函潼關之壯。瞻華嶽終南太白之秀。觀周秦之故都。吊賢君哲士之陵墓。循漢祖就國之故道。追惟一時俊傑。奇謀雄烈。令人慨然而思。惻然而感。忘

乎所經之險。所之之遠也。第恨病餘才思拙澁。不能悉見諸詠歌。以發胸中之所蘊。以是慚負古人耳。初八日始到任。山郡荒陋。士人絕少。生徒數十人。聰明者不一二見。又乏師儒。五經亦無全者。昧爽至昏黑。曉曉從事授書改課程。僅如村學舍蒙童師。如此而望道德之脩。學業之增。其可致耶。以是恆自愧。恐益無所聞知。以副當世期待之意。報聖主知遇之恩。每一念及。心腸爲熱。流汗沾衣。不知故人親友。亦有爲吾慮此者乎。水土暴惡。男女有年三四十不能行步者。大瘦垂膺。項間十人而伍。初見大駭。以爲怪物。學徒中亦多有之。見之令人畏避。恐久居此。將亦不免是病。又頻年水災。米與百物皆踊貴。在此者八口。方謀耕舍傍隙地。種蔬菜。與諸生糲飯。談聖賢自脩治人之道。痛以禮義自繩約。既率己之頑惰。又以化頑惰者。使之知操身行世之大方。孝親忠君之大節。他日或有分寸之善及乎人。庶可少塞無能之萬一。但省事者寡。言之雖切。莫爲受之。文辭更無可語者。欲舉鄉里士人作訓導。臨紙自笑。孰肯輕千里而相從於寂寞之際乎。因復不果。向時指授數人。頗識端緒。今復棄之而來。譬如農夫棄美地而耕瘠土。耕者勞而美地失其利。然不敢怠。不敢厭。庶幾歲晚有釜庾之獲。少時志意無窮。及今寥落。未見所成。毛髮已有變白。氣力羸倦。無復壯夫之態。重以旅寓乖離之思。亂其心。俯仰應接之勞。疲其體。其不足至乎君子之域也。可知矣。吾兄與文昭左民輩。幸以古人自勉。以利時及物爲己任。俾孤陋者有所企效。而取法焉。此則區區之私願也。四川請考秋試。使者坐待幾兩月。必欲俱行。勢不可止。殊悶悶無聊。偶見使人。略報一

與陳用中

吾與足下同閭里而始不相知。或謂足下好學善記憶。但習於俚俗謔語。未磨礱以世務禮節耳。吾以爲時俗鶩利者多。知慕學而好古者難得。因與相見久之。遂辟置家塾。俾訓子弟。蓋欲引足下於道德之塗。進乎善而去乎非僻也。一二年果大異夙昔。文辭亦蔚然可觀。閭里皆以爲然。凡遊吾門者。莫不樂稱焉。及予以朝命教授漢中。奔走四方。徵召大懼。無以誨學者。因思足下交遊久。學問有師法。勝荒陋鄙儒。不知句讀者遠甚。欲以文書請爲訓導。職或又謂足下好謔不變。且不閑飭威儀。辭令恐無以取適於上下。吾又以爲足下當自能改勵。以進乎君子。不可以小疵棄也。遂舉而不疑。已而足下果來。而趙君希顏亦自蜀至。同爲斯職。吾復奉命之蜀。及數月而還。言者多說足下遺闕甚者。謂好夸伐。多忌媚。酒後發狂。以言語侵人。予竊駭焉。默存諸心。未敢形於言也。姑時以古人事譬說。冀能悔悟遷善。及予將之京師。足下忽使酒發惡言。與希顏悖。且自諉甘爲小人而不辭。吾於是爲之大駭。行數百里。猶驚歎不能釋。且自悲予德薄。言行無可則。以至於斯也。凡人之當爲君子而不可爲小人。雖童昏無識。里巷蚩蚩之氓。亦知其宜然。蓋有願爲君子而操守不力。不幸陷於小人者矣。未有願爲小人而能不爲小人之歸者也。使足下在鄉黨爲小人。不過禍一身耳。今儼然衣冠。爲大郡師。食天子廩祿。教士子數十輩。不思自激昂。悔過正己以率衆。而曰我甘爲小人。則此數十輩者。何所師法。而爲君子耶。足下一爲小人。而使此數十輩皆陷溺焉。不亦可悲哉。此吾所以駭且歎也。且吾數千里相招者。以君子望足下也。足下不遠數千里而來者。吾意其非爲升斗之祿也。非以一訓導之名。可以榮身與家也。蓋亦欲學所未能。進所未知。以求爲君子云爾。今而不目檢飭。肆口放言。以侮老成。詈同列。悻悻恍恍。自矢爲小人。足下豈端爲小人。而走數千里。

爲一訓導哉。人心之深微隱密者，不易測識，而其大略亦易見。言溫而有理，與人交恭遜而下，人不妄不詐，不苟取，不苟訾，好學不倦，不自夸伐。吾雖未能必其爲君子，而必君子之徒也。乖戾而好忿疾，自以爲才，伐己而侮人，言無可愛，行無可喜，陰詭僻遠，使人惡見而厭視，雖未必其爲小人，而必小人之徒也。審斯二者，則足下所趨之塗，可知矣。夫人不亟悟亟改，而復褰裳疾趨，以小人爲的，而復自以爲是，譬猶李赤之遭廁鬼，而已陷不潔矣。而後諱人之言，以圍溷爲鈞，天帝居，吾恐其終不免爲小人也。雖然，天下學者亦衆矣，求如足下之燭義理，善記誦於學，多所通解，豈可多致哉。吾安知其遂不改，而真爲小人之歸也。使遽以小人處足下，則予之言，不宜出矣。念足下有能改之資，而欲足下之改也，故不能無言。足下欲爲君子，爲小人，皆自今日始，其深思之。

與郭士淵論文

吾郡之文，闕有間矣。僕行四方，每見郡人詞令可觀者，卽喜。況能文者乎？是以自見吾兄，心洋洋如有所得，寢爲加安，而食爲加旨，非勉強而然也。樂善之誠，天性然也。繼而又承寄以林君公輔之文，且教僕曰：試評其可否焉。僕昔聞吾兄言，固知林君之賢，及展而讀之，默而味之，其思淵以長，其辭辯以達，不覺叩几三嘆，反復玩繹，遂至夜深，乖離旅寓之思，爲之頓消，而沉伏鬱抑之氣，勃然奮起，信乎斯文之可以悅人，而吾郡之秀，不可及也。僕不才，自居金華，太史公之門，當世士大夫，多獲見之矣。凡能文有名者，皆得而觀之矣。至誦其文，而使僕喜慚，無所遺恨者，不數人。豈僕識見鄙劣，使然哉？亦作者鮮臻其極故也。太史公嘗與僕言，而以爲嗟嘆。蓋斯文之在人，如造化之於物，歲異而日新，多態而善變，使人觀之而不厭。

用之而無窮。不失榮悴消長之常理。乃足爲文。而世之人。多不能與此。樂蹇澁者。以艱言短語爲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冗長爲美。或采摭異書怪說。以爲多聞。或蹈襲庸談俚論。以爲易曉。而不知文之美。初不在是也。古之名世者。具可見矣。以僕言之。秦漢以下。大率多紀載講論之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也。聖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發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源。陳治亂之理。而可法於天下後世。垂之愈久而無弊。是故謂之經。立言者。必如經而後可。而秦漢以下。無有焉。然而猶足以名世者。其道雖未至。而其言文人好其文。故傳其言。雖不文。而於道有明焉。人以其明道。故亦傳。二者俱至者。其傳無疑也。二者俱不至者。其不傳亦無疑也。以僕觀於今之人。求其成文而可誦者。且不易得。況望其明道乎。僕所以見吾兄與林君之文而喜者。良以此也。自古國家之興。功崇而績偉。政舉而教行。天恐其或失墜也。必生博特英達之士。執筆而書之。所望於將來者。非兄與公輔輩而誰乎。此非僕私於同郡而言。雖太史公亦深望焉。更爲謝林君加意問學。以法六經爲務。倘有所得。卽以見教。僕之几。當不一叩而已也。

與舒君

舒君足下。某在鄉黨時。嘗接奉川朋友。輒知足下名。斯時新自京師歸。湖海間人物可數。慨然發不得見之歎。雖未一識足下。然已久存乎心。而著乎目矣。昔有人在京師。以足下文見示。且道足下材質甚美。撫誦彌日。恍然如聯席交辭。神會意領。不知相隔千里。而限以二江也。僕自十五六。從先君學經。讀古人文字。頗思究其端緒。然竊病今人與古不類。自宋中世以下。文未嘗敢觀。時有所得。私述而陰藏之。恥以示人。及遊京師。始出謁太史公公。一見。輒曰。子吾徒人也。遂送至弟子齋中。由是日獲聞所未聞。然後知斯

道如此。而今人之得者果非也。蓋文與道相表裏。不可勉而爲道者。氣之君。氣者。文之師也。道明則氣昌。氣昌則辭達。文者辭達而已矣。然辭豈易達哉。六經孔孟。道明而辭達者也。自漢而來。二千年中。作者雖有之。求其辭達。蓋已少見。況知道乎。夫所謂達者。如決江河而注之海。不勞餘力。順流直趨。終焉萬里。勢之所觸。裂山轉石。襄陵盪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煙雲。登之如太空。攢之如綺縠。廻旋曲折。抑揚噴伏。而不見艱難辛苦之態。必至於極而後止。此其所以爲達也。而豈易哉。漢之司馬遷。賈誼。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揚雄。則未也。唐之韓愈。柳子厚。宋之歐陽脩。蘇軾。曾鞏。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李觀。樊宗師。黃庭堅之徒。則未也。於道則又難言也。嗟乎。此豈可與昧者語哉。今之世。不幸斯事廢缺。賴太史公起而振之一代之文。粲然始完。人以爲公一儒者。於世何所預。而不知公之有功於斯世者。至大也。譬猶星辰之於天。鬚眉之於人。初無所預。然而有之。則天象脩。而人形妍。無則晝夜乖舛。而容儀陋劣矣。蓋公之文。一本乎道德。而氣足以暢之。當其發難折辯。紆餘反覆。雄毅弧博。雅而不深。質而不淺。擊刺交前。孤弩皆發。觀者駭眩失色。徐而察之。則固從容閑暇。如無事時。而不失揖讓進退之禮。此公之所以服四方之士。而有誘民導俗之功者也。某之獲見知於公者。又何幸哉。足下太學一諸生。能自拔於千人之中。以得公之稱譽。可謂有過人之材矣。公未嘗易稱人也。公待人雖極恭和。苟非其材。一言不加許。僕不肖。猥蒙公之獎引。以爲教。雖自知不足以當之。而心亦私自幸。非幸公之稱以爲足也。幸不棄於大賢君子。庶幾可勉。以入於道耳。每患喪亂之餘。英俊寡鮮。求其人友之以俱。而不可遇。故屬心於足下也。亦欲相講說。以同進於道耳。僕性愚憨。竊以爲古人之言。有是有非。是其是而非其非。乃爲得之。若以古人爲皆然。則不可也。識

者殊少。未免爲俗人所笑。今足下乃病陸士衡文賦淺狹。而有作竊窺敘述。大意甚美。士衡於道未有知所賦者。特當時相尙之文。固有志者所不讓。足下病之誠宜。第其中有不_一易之論。如曰。謝朝花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又曰。怵他人之我先。彼未爲無見。但立志有非前人之意。乃不然耳。然其言之善者。亦不可不取。世人或_一不察其立辭之說。而徒取其所謂襲凡蹈故。綴緝成篇者。使論誦之。盡氣率不得其句。則不知士衡之論故也。故繼以爲告。足下幸有以教僕。僕亦不敢虛辱。雖然。吾儕之於文辭。常法六經。區區士衡。又惡足置齒牙間哉。

與錢克溫

兩年來。不獲承候起居。每思巾山之會。爲之悵然。吾兄雅士。當爲造物所佑。而亦坎坷如此。殆未易識。正宜順處耳。僕奉親還。謹留此爲別。

遜志齋集卷之十二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序

周禮考次目錄序

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爲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歷秦火而先亡。吏將舞法而爲奸。必藏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舞之。周之制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之禮。而定其誅賞。教民以道。使民以義。恤隣而尊上。此尤戰國諸侯之所深惡。而不忍聞者也。故去其籍。爲尤甚。今之所傳者。蓋出於諸侯毀黜之餘。而成於漢儒之所補。非周之全書也。是以略於大而詳於細。煩碎不急之職多。而經世淑民之政少。周公之意。不若是疏也。其章明切要者。以不合於諸侯見削。而不關政治之得失者。僅之獲存。然亦紛亂失序。錯雜而不可省。書之周官。言六卿之職。美矣。冢宰者。治之所從出也。宗伯典禮。司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土。皆聽於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之大政。宜見於冢宰。今周禮列於冢宰之下者。預政之臣。不過數人。而六十屬。皆庖廚之賤事。攻醫制服之淺技。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實冢宰之職。則陋且褻矣。此必非周公之意。司徒以五典施教。其爲事至重。

序

不宜復預他事也。而自卿師以下。近於教者。止十二屬。其餘皆春秋二官之事。而冬官爲最多。蓋定其序者。不知地官在乎主教。而以土官之事屬之。土地冬官職也。何與乎教。教之大法。及冢宰之大政。皆已亡矣。其不亡者。間見於他官。司馬司寇。篡入者甚衆。惟宗伯稍存。多爲他官所掠。而禮之係乎邦國者。亦亡其亡者。皆諸侯之所惡而去者也。而其失序者。漢儒之謬也。余喜讀周禮。憂周公之心。不明于後世。以書周公之言爲準。考六卿之屬。更次之。自宗伯歸于冢宰者五。自司馬歸者三。自司寇歸者二。合宮正以下爲五。曰宮正。歸以司徒之舍。曰膳夫。曰醫師。曰內宰。曰司農。曰典婦功。曰內司服。附于冢宰之左。重變古也。司徒去其非教事者八十。存者四。以司馬之諸子訓方氏。匡人。擇人。司寇之掌交歸焉。宗伯自司徒歸者十。自司馬歸者十有九。自司寇歸者十有二。司馬之存者三十。有一。司寇之存者二十。有三。而以司徒之司虢。司稽。司救。調人。歸焉。於是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徒者五十。有五。在司馬者八。在司寇者十有三。爲司空。土地不可無治之道也。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故有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鄴師。鄰長。里宰。隣長。旅師。稍人。委人。士均。樹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草人。焉。有稻人。焉。有司稼。焉。地圖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有土訓。誦訓。山林川澤地之寶也。故有澤虞。有川衡。金玉錫石。角羽。茶炭。染草。葛屨。山澤之所產也。故各有主之者。以致其用。苑囿。場圃。鳥獸。草木。所萃也。故有迹人。囿人。場人。穀粟。土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廩人。倉人。民者。土地之本。不可無恤也。故有遺人。以振其凶荒。財用者。生於地。而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廛有人。肆有長。賈有師。泉有府。質人。胥師。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邊師。所以辯土地。而致稱異也。故自司馬而歸焉。達道路。除不蠲。有野廬氏。蜡氏。掌

害稼者有雍氏。掌水禁。有萍氏。除毒蟲。猛鳥獸。蠹物。鼃。黽。有冥氏。庶氏。穴氏。翬氏。誓。篋氏。翦氏。赤友氏。蠋氏。盪。涿氏。庭氏。攻禾。殺草。有柞氏。薙氏。亦皆司空之事也。故自司寇歸焉。六卿之屬。由是復其始。其不能皆六十者。亡者衆也。而亦不必以六十爲率也。卿之所掌。有大小。其事有煩簡。奚必皆止於六十乎。謂六十者。漢儒之言也。非周公制也。周公之典。孔子嘗學焉。今之存者。此書爾。學者宜盡心而不敢忽。安可疑其有未至乎。然余非疑周公之經也。求周公之意而不得。故辯其失。以求合於周公之意。而後已也。夫苟能合周公之意。則余何敢避亂經之名。而不爲哉。

武王戒書序

武王戒書。見於大戴禮。太公金匱陰謀者。凡三十三章。古文闕有間矣。學者考信。惟在乎六經。然虞夏商周之遺事善言。出乎六經之外。而可信不誣者。多矣。湯之盤銘。不載於商書。而曾子稱之。與經並傳。爲訓萬世。政典不列於百篇文目。而言爲人所傳誦。遂爲夏書之首。六經雖不可附益。然先王之微言弘訓。安可偏廢哉。予悲乎是書者。太公受之古先聖王。而傳之武王。武王銘於用器。以戒其身。且及其子孫。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焉。學者以非經而外之。非惑夫。因爲註釋其意。以示來者。蓋聖人之言。譬之方書。而天下之學道者。皆被疾之人也。有志於養生。雖單方曲伎。出閭巷之所傳。或足以延年。苟爲無志。雖授以龍宮之祕藏。亦多死於國醫之手。然則書豈有工拙哉。顧用之何如耳。世不善用。則六經千載爲空言。傳得其人。得此書而用之。亦可以保身治國矣。

篆書考正辯僞序

由古以之今存乎勢。援今以反古存乎人。天下之勢舍厚而趨薄。舍謹而爲慢。舍難成而爲易習。如水之下流。滔滔汨汨。不至於極不止。非有篤志卓識者不能知其不善而亟反之。幸有一人知其不善矣。自非達而在乎位。亦不能奪舉世之所嗜。而挽之復乎古。是以二帝三王之禮樂政教。遺文舊俗。歷數千年。以至于今。時易世遷。幾至於不可復者。豈無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而欲正之哉。獨智不足以啓羣惑。言之者一而誹笑之者千萬。雖欲回流俗之勢而不能也。六書於民用最切。而其變爲最甚。自篆而爲分隸。自分隸而爲行草。日趨簡易。輕涉流蕩而無法。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眩而驚嘆。而人顧鮮有以知其非者。間有好古之士知之。而力不足以制已然之勢。不過著之於書。以發其所得。自漢許叔重說文以來。著書之存於世者。雖有精粗詳略之殊。而其用志深遠。終非流俗所及。然世之知而好之者。已難乎其。人好而能通其意。考其得失。補其未備。而羽翼之者。宜乎其尤難也。寧海方塘先生王君仲方。自少篤志古學。至老不倦。嘗病俗字之亂真害正。本諸古以正末流之失。作文字考。正辯僞之書。以示學者。其言皆有徵據。不爲臆說。使人人因其言。而求許氏說文。以探古人制作之初意。引天下以復乎古。寧有禦之者乎。雖然。文字之學。蓋學者之一事耳。天下所以治亂存亡者。不專在是也。井牧變而民無定志。比閭族黨變而鄉無善俗。蒐狩師田之法變。而國費於養兵。讀律飲射之法變。而官疲於聽訟。其大者如封建學校。其小者如名物衣冠。其異於篆之行草者。曾幾何哉。予嘗妄欲爲一書。以正訛解惑。而未之遂。先生之父祕書公。以博學多識。爲元聞人。其所受而知者。蓋非特字學而已。苟有大於此者。論次成書。以補六經之遺缺。洗百世之陋習。豈非學者之所望乎。予庶幾預聞之。

基命錄序

智力或可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守天下。法術或可以糜當世。而不足以傳無窮。有以取之。而不知守成之具。慮止乎旦夕。而不爲久遠之圖。爲己則難以言智。爲民則難以言仁。夫豈善爲天下計者哉。商周聖王。舍智力而不用。而必本乎仁義。舍法術而不恃。而必養民以道德。積之以奕世之勛勞。藉之以數百年之忠厚。聖人之才。爲億兆所戴。其心猶凜然。若不能當天之心。行民之所願。除民之所惡。惟恐有所弗及。既受命于天矣。而所以保其命者。益謹而弗懈。其傳序之遠也。豈不宜哉。後之人主。祖宗積累之素。旣不若古之人。取之以僥倖。而欲守之以智力。糜之以權詐。而欲傳之以法術。此秦隋以來之君。所以隕性僨國者。相屬也。數千年間。庶幾知商周聖王之用心者。惟漢高文二帝。唐神堯文皇。宋之太祖太宗爲然。此三代之君。或奮起隴畝。或階一官。而得天位。其初積累之舊。未能過於秦隋也。特以知守成之難。不敢用其智力。而參以仁義。知傳世之不易。不敢恃法術以爲治。而放於道德。所以培植邦本。而維持國勢者。有其具。故民心歸之。而天命集焉。跡其所爲。雖未及三代之懿。然寬大豈弟之政行。而苛刻慘薄之風息。皆能變愁苦爲歡欣。易凋耗爲富庶。子孫黎民。受其利者數百年。夫豈偶然也哉。蓋先祖有以啓之于前。創業之主。又能承之以德。而爲天所眷者。商周是也。上世無可憑之澤。而創業之主。能事天養民。以永國家之命者。漢唐宋是也。俱無焉者。秦隋以降。享祚不長者。皆是也。夫處乎百代之下。而必欲比跡商周之盛。弗可致矣。然則漢唐宋得民永命之由。庸非後王之所當考法者乎。是以掇其大要。論著其事。爲帝王基命錄。非曰可以究天人相與之原。然願國家之長治。以利生民於無窮。固亦仁人志士之所取也夫。

蜀鑑序

宋端平中昭武李文子嘗仕于蜀蒐擇史傳自秦取南鄭至宋平孟昶上下千二百年事之繫乎蜀者爲書十卷凡國統之離合地勢之險易賢才之盛衰攻守之得失與夫忠順致福之效逆亂取禍之原莫不畢舉而詳之名曰蜀鑑殿下受封茲土旣篤志二帝三王之典以明道立德復縱觀史策攷論臧否以爲勸戒暇日覽是書而有取焉俾臣序之將重鑠而傳于世臣惟流峙不易者山川之形也變遷靡常者古今之事也形勢得之而後固事變得之而後安君不得之則無以守其國臣不得之則無以守其身者萬世當行之道也蜀之形勢天下之險莫先焉然惟有道者處之行仁義之政盡忠順之禮維持人心之具膠結而不可解防範外患之方鞏固而不可陵則山若爲之益高江若爲之彌深關門不加譏呵而衆庶樂業福祥自至苟不循道上無以得乎君下無以宜乎民而欲恃江山以爲守其果足恃乎是非成敗之已然者概可見於此書矣恭惟殿下之國甫五載寬大仁厚之政洽乎夷蠻忠孝慎恭之德聞于四方不怒而羣臣知恥不殺而萬民畏威固已超乎千載之表尙何俟此書以爲鑑抑書之意亦何俟臣之言而後明哉然聖智之慮不止於善一身安一時而必欲垂法子孫黎民以傳示後世夫後世至遠也子孫黎民至衆也欲至遠與至衆者皆若殿下之心以保邦家於無窮則示之以往古之鑑非過也而臣承命而有言焉雖自知其過而亦不敢辭也

蜀漢本末序

事固有晦塞於一時而較著于後世者時之人以爲貴後之論者或賤之私媚者之所毀大賢君子或尊

之蓋愛惡取舍出乎恆情者。或汨於流俗之見。或眩於強弱之勢。或以事功成敗爲賢否。是以往往不能合乎大公。及夫時世遠而愛惡銷。大賢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儉人卑陋嵬瑣之說。譬如白日出而魍魎亡。嚴霜降而蟲虺蟄。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是非正僞。粲然昭布於萬世。是豈人爲也哉。斯理之在人。心窮宇宙而不可磨滅者。天之道也。天道必久而後定。固有必然者矣。當東漢之季。曹操以螟螣之智。陰賊國命而竊其權。默授其子。俾行僭奪。其爲事至穢。其爲跡至暴。當是之時。昭烈孔明以雄才大義。引旣絕之緒而續之。有汛掃海宇。攘除姦凶之心。使漢祚未訖。昭烈優於光武。而孔明之英傑。豈止致主於二漢之隆而已哉。固將紹三代遺統。巍乎軼出百王之表。而未知所止也。彼陳壽不足以識之。顧扶彼而抑此。義夫志士爲之憤鬱者數百歲。及子朱子出而筆削綱目之書。然後有以合乎天道。而當乎人心。正統尊而僭亂黜。有功於人極甚大。近世信都趙氏復因之。而取自昭烈之生。至於帝禪之亡。若干年之事。廣其未備之文。參其至當之論。別爲一書。曰蜀漢本末。賢君良輔之謀。忠臣孝子之氣。節斷斷乎其可徵。而朱子綱目之旨。至是愈白于後世。蜀王殿下撫國之暇。覽而悅之。命重刻之。以示學者。而俾臣序其意。夫昭烈之仁厚。孔明之忠順。固可以爲君臣師表。而蔣琬費禕董允之治國。關張趙雲之用兵。與夫諸葛氏之有瞻尙。關氏之有彘。張氏趙氏之有遵暨。廣推其所由來。昭烈孔明之事。蓋有出乎區區功業之外。成敗之表者。非王之信古知道。樂善不倦。其孰能知之深。而愛之篤也哉。然則是書之刻。王非爲一國計也。其爲天下計也夫。非爲一時計也。其爲萬世計也夫。

自警編序

德苟可以爲法。不必出乎古也。言苟不違乎道。不必見於經也。孔子於近世。亟稱左丘明。而舉周任南人之言。以示學者。是曷嘗見諸經。而援于古哉。時之相去也不遠。則慕之者切。從之也必易。教莫善於是也。三代以下。風俗美而賢才多。莫東漢與宋若。而言行之懿。庶幾乎古者。惟宋則然。而漢不及焉。宋季之士。嘗輯爲自警編。賢王治蜀。於經藝之餘。覽而甚嘉之。蘊焉爲寬仁之德。施焉爲清淨之政。充之爲精博之學。發之爲雄厚之文。旣已無愧於宋之大儒矣。而心猶欲然。若有慕焉。而尙以未能化今之士。皆若宋之君子爲憾。於是徧布是書于天下。將與人人共之。夫王豈不欲以古聖人之經爲教哉。而先之以近世之言行者。蓋亦孔子之意也。嗚呼。觀萬物而知造化之神。觀賢才而知國家之政。考乎言行。而俗之美惡。人之賢否。可得而見矣。聖天子方隆三代之治。欲復三代。必於宋乎始。然則是書之傳於聖化。將有助焉。豈特多士之幸也哉。

仕學規範序

所貴乎盛隆之世者。非特以士字之廣也。非特以武備之強。貨財之富也。風俗淳美。而賢士衆多。禮義修明。而綱常昭布。上而朝廷。下而閭巷。公卿大夫之政事。謀猷。韋布之士之論議。著述。藹然一出於正。其推行於當時者。旣足以導善遏邪。而遺言緒論之傳。使數百年之後。聞者爲之感慕。太息而不能已。若詩之大小雅。周召二南。作者非一人。言者非一事。而其根據義理。忠厚光大。垂之萬世。而無弊。是奚爲而致此哉。道德成於上。教化行於下。漸漬薰蒸。而咸有自得之妙。是以若斯之盛也。繼周而治者。惟漢唐暨宋。而國之廣大富強。皆不及焉。然求其可以配周而無愧者。則不在乎彼。而在乎此也。宋自太祖立國。育才善

俗之意固已美矣。後嗣相承以禮義遇下以寬大養民誠心惻怛上通于天天錫佑之俊哲輩出三百年間道術大章于天下雖周之隆莫得而尙焉其時大小之臣材技或有不足而忠厚常有餘事功或有不舉而論議不少貶著書立言以羽翼聖人之經者既皆名世而可傳而編輯會萃衆人之說以成書者亦非漢唐所能及其最有益於世者若小學書近思辯志二錄已大行于時其次若自警編仕學規範之類亦班班爲人所稱誦賢王殿下治蜀盛德奧學追蹤千古嘉言善政尙友百王深有慕於宋之賢者以爲皇明創業超越漢唐之上復法宋以爲治則成周不難侔矣既重刻自警編以訓國人復取仕學規範將刻以傳示好學者有教命臣爲序昔漢河間王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則表章古書以輔助朝廷之教化固王者事也歟爲治之道禁之以法不若諭之以言諭以善言不若以前人之言化之爲易入也繇宋迨今百餘載之近今之天下猶宋之天下今之人亦宋之人也以宋人之言而化今之人烏有不從者哉使仕與學者於此書之旨有得焉變澆爲淳改薄爲厚以誠意正心爲學以忠厚敦篤爲行以敬恭事君以平恕臨民則宋之舊俗可復而俊哲之出當與宋同其盛矣賢王之所望於天下者寧不在茲乎臣不敏敢以是爲多士告書凡若干卷奉川張鑑時可編次其詳本序已備故弗著特推論其世云

宗忠簡公奏疏序

國之廢興存亡蓋天也而有人事焉由其已然之跡而觀之人謀之從違事變之得失皆如預定而不可易者人力若奚所用自其未成之始而論之成敗禍福之機待人而發豈皆出於天命哉故善爲天下者

盡人事以回天道。不善者委天命以怠人事。田單齊之壯士。用一邑瘡殘之民。復七十餘城。不數月之間。諸葛孔明以王者之佐。驅全蜀之衆。欲取中原之尺寸。終其身而不能遂。非特天命也。人事之難易。固不同也。率赤子以救父兄。疾呼而可集。說途之人。使拯其隣于難。雖善其辭令。有所不從。賢者能勉人。以其所樂爲。不能強人以所難勉。單之用齊。人人皆有亡國喪家之憤。而自爲戰。故其成功也易。孔明之時。人知有曹氏。不知漢德久矣。孔明徒欲以忠義激之。安能必其從己乎。宋敗于金。而不復中興。人以爲天命。而不知人事失其機故也。張浚趙鼎。可謂天下之賢相。而韓世忠岳飛劉錡之徒。亦一時之將材。高宗雖庸懦。豈遽出法章下哉。然而沮撓而不足成事者。以其初不用宗忠簡公之言耳。徽欽之亡。在乎兵不足戰。而忠簡公旣入都城。百萬之兵立具。爭欲爲之致死。忠簡之賢。固足以得衆。而斯民戴宋之心。亦安可誣哉。當是時也。正田單復齊之機。而忠簡公孔明之流亞也。使高宗能用其策。公少延數歲未死。則覆沒之地。可汛掃而平。黠虜悍酋。可縛而獻諸太廟。豈有蹙國事。讎之辱哉。失此不聽。至於竄伏東南。而欲圖之。則民心之亡宋。亦已遠矣。是以終不能有所成。非特秦檜湯思退之罪也。人無勇怯。惟其所用。乘其方銳而用之。中人皆可爲壯夫。及其氣衰志懼。雖烏獲亦投劍而卻顧。公之拳拳欲高宗都汴者。欲用天下之銳氣。以復讎雪恥。而高宗信小人畏避之謀。棄不復聽。而公亦死矣。斯豈天命使然耶。實人爲之不盡也。公沒今三百餘年。而請高宗還汴之疏。二十有四。不盡載於史氏。其九世諸孫濬。錄藏于家。而屬予序之。公忠義著于後世。不待疏而後見。疏之所著。不待言而後明。然世皆知宋之不復振。由於秦檜之相。而不知始於不用公之言。余是以具論之。使知疏之不從。實宋室之所由分也。

壽親養老新書序

賢王治蜀。德政旣脩。國內又安。羣臣有奉壽親養老新書以進者。覽之終卷。歎曰。予以君親之恩。居萬民之上。思有以佐吾民。養其親而未能。是書也。庶幾可以佐吾民乎。乃命工刻之。而摹本以傳。且教命臣序其首。臣拜手言曰。化民厚俗之事。非一端。其要道惟在乎孝而已。以孝教民者。豈能家喻而戶說哉。其要道在乎率之以躬。訓之以書而已。若西伯之事王季。所謂率之也。若有虞之敷五教。所謂訓之也。率之有未至。則訓之有所不行。訓之有未詳。則雖率之而民不知所從。惟王純孝至性。本乎天錫。臨國以來。心慕闕庭。祇慎愛敬。動必由禮。問安之使踵相接。以孝率民。可謂至矣。復慮未有以擴民之衷也。旣摹印孝經頒于境內。茲復繼以此書。扶衰防患之具。道志怡神之說。咸備載而無遺。其於訓民。又何其盛哉。將見數千里之內。無凍餒之老。而人人無夭折之患矣。且臣聞之。上古之世。陰陽太和。風雨時若。疵癘不作。疾疫不興。人民皆登乎上壽。此蓋有以致之。而非特方術之效也。王濬明聖學。德純化孚。駸駸乎可與古哲王比烈矣。陶舍生之類於仁壽之域。而九疇以敍。其亦有出於此書之表者乎。臣尙將與斯民同樂之。書凡四卷。元鄒鉉所編次。皆因之而無增益。取諸人以爲善之意。於此可見。

蒲鞭詩序

天道之災祥。不可預推也。觀於日月星辰之行。則可定焉。國祚之舒促。不可預稽也。觀於處尊位者之德。則可徵焉。人君者。下民之天也。胄胤之貴。天之日星也。光耀不失其常。行度不愆其序。天之化工。寧有不成者乎。傳稱成周卜世之符。嘗疑其說類乎巫史。及觀詩至麟趾。然後知其永命之由在是也。夫以子姓

宗族之衆。仁厚之德。皆若麟然。至和之所薰蒸。大順之所霑洽。所以導迎天命於冥冥之中。而固國家之基祚者。可謂盛矣。其享年之永。不亦宜乎。國朝有天下。大建親藩。布列海內。仁厚如周之公子者。蓋不乏人。臣以所見言之。若蜀王殿下之德。誠曠千載而獨立配聖哲而無愧者也。殿下慈恕寬和。出於天性。體道稽古。日新于學。羣臣有過。未嘗有忿疾之容。有所不及。專爲掩覆。恥形于言。叱咤不施。鞭朴不加。而政脩事舉。仁聞震于遐外。每論古人之政。遇以苛察強斷爲能者。深以爲非。而於寬大篤厚之化。欣然有契于衷。嘗取漢劉文饒事。製蒲爲鞭。以喻意。然亦未嘗用也。嗚呼。其可謂盛德也已矣。會臣承召來朝。特以頒示。縉紳聚觀。欣喜歎嗟。咸爲歌詩以頌之。蓋刑罰之用。貴乎當。不貴乎重。德盛而善用法者。鞭朴之威。過於鈇鉞。不善用之。雖傷肌肉。潰肢體。而民無所懲。文饒始爲郡守。能以德爲政。用薄罰以示辱。猶爲福祿所綏。史策所嘉。況勢位之尊。道德之懿。過文饒萬萬。設示辱之具。而不用者乎。將見一國傳之。天下效之。百世師之。廉恥之俗興。禮義之化流。天人之心悅。而子孫黎民。受其賜于無窮矣。然則是詩之作。其亦周南麟趾之類也。夫其亦可爲皇明比隆成周之徵也夫。

宋學士續文粹序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而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周之積累舊矣。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於武王。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爲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幾於過乎。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

雨被四海。人以爲霖雨之澤也。而不知本於山嶽之助。賢人鉅儒之於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常在乎事爲之外。謂天下果興於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於子房。世祖之於卓茂。擐旗斬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羣臣之上。蓋其道德可以訓暴革奸。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于人而傳于世也。久矣。吾從而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事功之淺乎。當元之衰。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太史金華公。而賓禮之。公始見上。上問以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爲言。是時羣雄多嗜殺好貨。獨上御軍有法。命將征討。戒以勿殺。所至民歡樂之。識者已謂天下不足平。及海內平定。上方稽古以新代之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而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爲學士。中嘗爲國子司業。晚爲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皇太子。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功居多。海外殊絕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於國門。至必問公起居安否。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摹刻傳誦于其境內。而近則朝廷。遠則窮山陋邑。婦人稚子。皆知公爲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修身於戶庭之間。而姓字播於千萬里之外。蠻夷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于無極。其功蓋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爲功。此公所以爲盛與公之學。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爲利害所移。蓋仁人長者之風。不見於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觀也。以爲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爲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

浦陽鄭楷叔度等。取自仕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錄爲十卷。名曰續文粹。以傳于學者。嗚呼。斯文也。公之所爲。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爲人也。後有賢者。考論國朝之所由興。而追惟德業之盛。以歌詠太平之治于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于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

劉樗園先生文集序

學術視教化爲盛衰。文章與學術相表裏。豪傑之士。固不待教化而後知也。然先王所以孜孜焉先之。而不敢忽者。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生而有聞。明吾教於天下。使過者抑而就中。不及者企而求至。道德既一。則萬事畢治矣。當周盛時。微而閭巷之人。遠而產乎遐方絕域。肆口所成。皆合乎仁義之旨。及其已久而衰。著書之士。以千百計。雖不能皆概乎道。而宏博深玄。咸有所自得。辟諸黍稷稻粱。雖爲味不同。而皆可以醉飽。未嘗假竊剽襲。浮談虛言。如後世文士之爲也。自周以來。教化詳明。得先王之意者。莫如宋。故宋之學術。最爲近古。大儒碩生。既皆深明乎道德性命之理。遠追孔孟之迹。而與之爲徒。其他以文辭馳於時者。亦皆根據六藝。理精而旨遠。氣盛而說詳。各有所承傳。而不肯妄相沿踵。蓋教化使然也。有元百年之間。宋之遺政。銷滅殆盡。士之能言者。不爲不多。辭采音節。不爲不工。及觀其所至。不過攘取舊說。以爲言。求其學術之所自得。豈惟不及宋之名世者哉。凡生於其時。及見宋之遺風者。自以爲不可及也。寧海在宋。特爲詩書文物之邑。去南渡國都爲近。故士之顯聞于世者甚衆。宋之衰也。兵刑不振。而教化猶存。取士之法稍弊。而風俗不壞。故其文章。雖不能不降於盛時。而學術之醇。終不能甚愧於古。樗園劉先生。少游錢塘。學于宋太學。與名士大夫交。斯時違乾道淳熙諸大儒。猶未遠。文獻之傳。盛有可徵。是以先

生之學淵博崇高。得聖賢之大要。其爲文章。朴茂質實。不爲異常絕俗之談。而紆餘衍肆。必達其意而後止。索之而愈深。味之而愈長。其視葩藻無實可喜之辭。復乎其不侔也。先生所尊善者。惟同邑閩風舒公景薛。南山陳先生壽所友而敬者。則剡源戴公帥初。鄞袁公伯長。袁公後仕元爲顯官。名稱海內。戴公文亦傳于時。閩風南山與先生皆自謂宋遺人。不屑仕。故文行雖高。而不大彰著於世。傳而知之者。惟邑人而已。今相去五六十年。故老淪喪。知先生之名者。日已寡矣。使又歷數世。豈復有知斯文之可貴者乎。夫學術如先生而不傳。後死者之責也。故擇其尤善者。次爲若干卷。且推其所自。而備著之。使知先生自得之深。非近代能言者所及也。先生諱莊孫。字正仲。樗園其號。所著有周禮輯傳。易說。今不傳。

先太守文集後序

愚庵先生既卒。其孤某撫其遺文。爲二十卷。將論序之。以傳于世。辭不勝夫哀。未能也。越三年。可以有言矣。恐世之人以爲私乎親。又不果爲。後二年。執書而泣曰。嗚呼。先人有道而不能述。使大章明于世。小子之罪也。其何敢讓焉。君子之言。惟其公而已。言而公。雖子述父事。不爲過言。而不當。由千載之後。論千載之上。人猶且非之。何私之足避乎。周人稱其父。如日月之照臨。子思稱孔子。如天地四時。其言可謂夸矣。然而天下信之。後世莫敢非之者。何耶。以其公也。不然。荀淑以黃憲比顏子。王安石以揚雄爲聖賢。而比之。而人終不信者。以其出於私見也。小子亦公而已矣。何敢欺先人。以欺後世哉。先生之志。其大者欲潤澤天下。其小者亦將使道術明乎書。風俗成乎身。立經世淑民之法。以幸無窮。皆未之遂也。遽棄斯世。而弗居。嗚呼。豈先生之不幸。與抑斯人之不幸也。先生初守濟寧。千里之內。士與民相慶。先生不色喜。旣五

年罷去。慶者咸泣。先生如平時。大故垂及。猶忻忻不少變。先生視生死貴賤。無毫髮入于心。豈以志之得失爲幸不幸哉。天未欲俾斯民安其生而復其性。奪先生之年。不使拯斯民。斯民果不幸也。於先生乎。何與。先生之言。其憂時閔民之意。猶慈母之於子。無或忘之。自爲學至於仕。自冠至於服官政。不斯須變也。嗚呼。此豈可以勉強能哉。蓋先生之道。有伊尹之任。諸葛亮之平。范希文之惠。故其言若是之盛也。而先生之道。不在乎言也。後有誦先生之言。考三君子之德。而求先生。則庶乎知言矣。苟以小子爲私其親不仁者也。謂先生不足儼三君子。不明者也。非小子所望乎後世也。

華川集後序

華川先生出使南夷之九年。其子綬紳。將傳其文于世。天台方孝孺爲擇精醇。尤可傳者若干首。定爲若干卷。序之曰。天下之物。天皆易與人也。惟斯文不易。以與人。幸而與之。必困辱其身心。鬱抑其神志。使之垂死而僅生。悔悟咎愧。不敢與造化者爭強。然後置之而不顧。蓋富貴祿爵出於人。身尊位崇。雖有人刑。而時有免脫者。斯文之柄出於天。而人莫能與之較。故天深忌之。大得者受禍多。小得者遇禍少。求其終身逸樂榮盛而無虞者。至鮮也。豈非以挾富貴立威之惠近。用斯文以榮辱天下。其所及爲尤遠耶。不然。得所欲以誇世者。盈海內。何先生獨不遇耶。先生在元之季世。嘗持所爲入燕都。奇其才者比肩立。皆莫之薦。困悴而歸。今上有天下。先生嘗用矣。旣而出佐遠郡。召入修元史。爲翰林待制。且將用之。復出使西陲。始還。又奉詔之南夷。竟留未遣。國家遐蒐遠攬。於士無所不用。用之無不盡其才。位過其望。事浮於器者。亦衆矣。必不爲先生獨惜也。非天誰能使然哉。然天之於人。豐於今者。未必不嗇于後。厄於一時者。未

必不光耀於無窮。漢數百年間。王侯將相多矣。司馬遷班固。刑餘卑賤之人。當世之所戲慢而侮訕者。今彼之尊榮盛大。咸不能自存。而遷固之言。與經訓並傳。豈以其遇乎。況夫聖人之道。非遷固所至者。其日視宜何如也。而先生何恨哉。先生之文。始學於江夏黃文獻公。晚自肆爲一家言。觀其平生。其得於天者。可知矣。余故不論。惟推其意。且論之。使人知先生。非果不遇也。先生名禕。字子充。金華之義烏人。華川者。義烏別名云。

蘇大史文集序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寂然無爲。沛然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知成於巧之所不能。爲非幾乎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涓滴之微。而可以被八荒。澤萬物。無所得者。辟之抱甕。而灌機械。而注爲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至乎尋丈之間。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爲之哉。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舉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使二子者。有意而爲之。則不能皆如其意。而於智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爲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二子之爲文也。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況自知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況可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於神者。能之。然亦難矣。莊周歿殆二千年。得其意。以爲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於文。猶李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某少好蘇子之文。而恨不得其意。以爲苟得其意。則文可勉而學。年二十餘。遊金華。見太史蘇公之文。知公爲蘇子諸孫。嘆曰。得蘇子之意者。其在是矣。後

三年公盡以其文見示。益嘆以驚。然後知公果得蘇子之意也。頓挫闔闢。而不至於肆。馳驟反復。而不至於繁。崇之於天。深之於淵。無不探也。奧之於道德。著之於政教。無不究也。而未嘗用其智巧以爲之也。智巧之於文。不能無也。而不可用也。雖未嘗用也。而亦未嘗無也。斯其爲神乎。今之爲文者。竭智巧以學之。而不得其意。故其文非拘則腐。非誕則野。非有餘則不足。求其工且不可致。況於神乎。公之文非今之文也。得蘇子之意者也。李白之詩。莊周之書。皆是理也。而不可以言傳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也。知神之所爲。則道自我出矣。文奚可勝用耶。

觀樂生詩集序

無窮者。天下之理也。不易者。造化之運也。乘乎運。備乎理。不以古今而殊者。人之才也。千載之上。有異才焉。出乎其間。所得之理。與今同也。所乘之運。與今同也。其言安得不與今同乎。千載之下。有異才焉。同是理也。同是運也。其言安得異於古乎。古與今云者。人之所云也。非天之所設也。遂古之初。羲黃之世。人以爲古也。焉知天不以爲非古乎。並肩而居。接膝而談。人以爲今之人也。焉知天不以爲非今乎。故由後以視先。則後者爲今矣。由未至而視已往。則今有非今者存。而奚古與今之足間哉。以一日爲久。則百年之爲久。可知也。以百年爲遠。則千載之爲甚遠。又可知也。苟以天地之始終爲旦莫。齊古今而洞視之。則千載百年也。均之爲瞬息之頃也。人顧妄相詆贊於其間。以古爲高。以今爲卑。隨人爲輕重。狗時爲毀譽。不亦大惑矣乎。是皆未涉乎道之流。未造乎術之垣。私意之變眩其中。而不自知爲惑也。君子之取善。則異乎此。善誠足稱矣。忘今之爲非古。誠未足取也。忘古之爲非今。其忘之也。并其時與世而盡忘之。而況較

其身之貴賤顯約乎。以貴賤顯約。視人之言者。不知言者也。以前後古今。觀人之才者。不知人者也。吾友許君士修。生乎今之世。而心存乎千古。無一塵之華。一命之勢。而其志在乎生民。其所得之深醇。虛明。同乎前而合乎後者。衆人知尊之。而不能識之。予雖識其所存。而未足究其所窮也。間嘗因其詩。而求其所自致。溫厚和平。歸乎至理。而清雅俊潔。出乎天趣。詞修而不浮。意凝而不窒。程邵之所存。陶謝之所達。沛乎其兩得之。於是乎忘其爲吾友。不知其處乎今之世。而君亦忘予非其偶也。相洽以心。相啓以言。驩然有足樂者。嗟乎。君之樂。余知之前乎千古。後乎萬世。同得是理者。知之。而衆人固莫之知也。不蘄乎衆人之知。此君之所以合乎古人者耶。因君之詩。而知君之道。則吾亦安知其非古人之徒耶。

張彥輝文集序

昔稱文章與政相通。舉其概而言耳。要而求之。實與其人類。戰國以下。自其著者言之。莊周爲人。有壺視天地。囊括萬物之態。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飄飄然若雲遊。龍騫不可守。荀卿恭敬好禮。故其文敦厚而嚴正。如大儒老師。衣冠偉然。揖讓進退。具有法度。韓非李斯。峭刻酷虐。故其文繳繞深切。排搏糾纏。比辭聯類。如法吏議獄。務盡其意。使人無所措手。司馬遷豪邁不羈。寬大易直。故其文萃乎如恆華。浩乎如江河。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尙藻飾。而終不可學。司馬相如有俠客美丈夫之容。故其文綺曼。姱都如清歌繞梁。中節可聽。賈誼少年。意氣慷慨。思建事功。而不得遂。故其文深篤有謀。悲壯矯訐。揚雄齷齪。自信木訥少風節。故其文拘束慙愿。摸擬窺竊。蹇澁不暢。用心雖勞。而去道實遠。下此魏晉至隋。流麗淫靡。浮急促數。殆欲無文。惟陶元亮以冲曠天然之質。發自肺腑。不爲雕刻。其道意也達。其狀物也覈。稍爲近古。

韓退之起中唐。始大振之。退之俊傑。善辨說。故其文開陽闔陰。奇絕變化。震動如雷霆。淡泊如韶濩。卓矣爲一家言。其同時則有柳子厚。李元賓。李習之之流。子厚爲人。精緻警敏。習之志大識遠。元賓激烈善持論。故其文皆類之。五代之弊。甚於魏隋之間。宋興。至歐陽永叔。蘇子瞻。王介甫。曾子固。而文始備。永叔厚重淵潔。故其文委曲平和。不爲斬絕詭怪之狀。而穆穆有餘韻。子瞻魁梧宏博。氣高力雄。故其文常驚絕一世。不爲婉昵細語。介甫狹中少容。簡默有裁制。故其文能以約勝。子固儼爾儒者。故其文粹白純正。出入禮樂法度中。南渡以後。眞希元。魏華甫。以典章文物爲文。陳全甫。以縱橫之學爲文。其他各以其文顯者甚衆。至於末流。而文又弊矣。元興。以文自名者。相望於百年之間。爲世所稱者。曰姚寬。甫。虞伯生。黃晉卿。歐陽原功。寬甫敦龐有威儀。左右佩玉。故其文沉鬱而隆厚。伯生頎嶷鉅人。談故事遺法。竟日不竭。故其文敷贍無涯。不可準則。晉卿謹慎有禮。故其文守局遵度。考據切當。不放而密。原功博學多識。故其文繁多而不迫。至于今。則潛溪先生出焉。先生以誠篤和毅之質。宏奧玄深之識。發而爲文。原功稱其如淮陰將兵百萬。百戰百勝。志不少懼。如列子御風。翩然襄舉。不沾塵土。用鳴一代之盛。追古作者與之齊。近代不足擬也。由此觀之。自古至今。文之不同。類乎人者。豈不然乎。雖然。不同者。辭也。不可不同者。道也。譬之金石絲竹。不同也。有聲則同。江河淮海。不同也。蓄水則同。日月星火。不同也。能明則同。人之文不同者。猶其形也。不可不同。天下之道。根於心者一也。故立言而衆者。文之隸也。明其道不求異者。道之域也。人之爲文。豈故爲爾不同哉。其形人人殊。聲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強同也。而亦不必一拘乎同也。道明則止耳。然而道不易明也。文至者。道未必至也。此文之所以爲難也。嗚呼。道與文俱至者。其惟聖賢

乎。聖人之文著於諸經。道之所由傳也。賢者之文盛於伊洛。所以明斯道也。而其文未嘗相同。其道未嘗不同。師其道而求於文者。善學文者也。襲其辭而忘道者。不足與論也。然斯豈易易哉。世有自謂不師其辭者。則剽生抉怪。雜取艱深之辭。敷錯成文。以飾其鄙陋之意。至於不可句讀。使人誦之而不曉其意。以爲文。故如是。或者懲其病。則弛慢不思。輯陳蹈故。混不加修。甚則取里談巷語。猥褻嘲笑之辭。書之編簡。以爲明道。文與道割裂爲二。互相訾詆。又或見其然。遂放言而攻之。以爲古之道。不可釋以今之文。今之文。不當學古之辭。三者雖異。而俱失之。不師古非文也。而師其辭。又非也。可以爲文者。其惟學古之道乎。道明則氣昌。氣昌文自至矣。文自至者。所謂類其人而不悖乎道者也。其人高下不同。而文亦隨之。不可強也。嘗執此說。竊觀天下之文。爲三者之歸者多矣。而無愧於古者。亦有矣。往居京師。從潛溪先生學。得勾曲張君彥輝之文。而覽焉。其語疏爽。類陶元亮。善持論。類李元賓。意其人必雅飭和易君子人也。雖未嘗見。而存乎懷。今年幸而見之。與昔之所意果合。且得見其文之全。其辭不泥乎古。務自己出。而無艱深俚陋之病。往往本乎聖賢之道。蓋庶乎斯文也已。苟精而不倦。於今之人。又何難乎。此其所以不能無感而言也。雖然。文之道大矣。某也何足以知之哉。

鄭貞孝先生文集序

人之相與。有所不足。則慕有所不及。則服。然才智藝術之過人者。惟能使其儔類慕服之。與之異趨者。未必慕服也。生而人或尊尙之。旣沒未必追思其美也。惟夫有德者則不然。不特君子慕服之。而衆人亦皆自知其不及。非惟衆人知尊之。而小人亦皆感慕而不忍欺。不惟化及當時。而且聞乎後世。而勸傳之無

窮而信。是曷爲而致哉。蓋其修諸身。行乎家。粹然一出乎正。遺澤之所加。流風之所被。必有不可測者矣。非若一才一藝者之淺也。鳳鳥麒麟。言其辨慧。則不若鸚鵡。言其才力。則不若騏驎。然而羽毛之族。聞其聲。觀其形。未有不畏而服之。宗而附之者。亦豈待辨慧才力而後見哉。士之有爲於世者。未嘗不欲服乎人。而人終不之服。貴爲輔相。富有田邑。勢之所加。無所不可。而其家人徒隸。嗤鄙笑侮之者衆矣。況他人乎。吾以是知有德者之難也。漢數百年間。奇才異能。著事功者相望。獨黃憲處布衣。無所猷爲。而見之者敬親之者服。稱之爲顏子。後世亦信而傳之。夫顏子之不可及。人人之所知也。漢之諸儒。其於論人。亦必不苟矣。至於稱憲。則無間言焉。此其人之所得何如哉。嘗恨弗獲同其時。考其言論。以推其所至。求之今世。若浦陽鄭貞孝先生。蓋有憲之風焉。而今亦亡矣。余游其鄉。交其士大夫。以問先生之爲人。舉其姓字。無智愚長少。無有不嘆息贊譽。以爲賢者。嗚呼。一人易欺也。一時易誣也。先生之歿。十餘年矣。使有大功厚澤。施于民。猶且忘之矣。而稱先生如存。慕其善者如新。斯豈智術所可爲哉。非德足以服乎人。其何能致是乎。先生之子叔度。授余以遂初集十卷。誦其言。皆本於仁義忠信。辭達而旨深。稱其所爲。因復於叔度曰。此有德者之言也。昔修漢史者。高憲之德。而以其言論風旨。無傳爲憾。先生之言。具存。於是乎過憲矣。後之人。慕先生之德。知先生斯文之可貴者。其亦有德者之徒歟。先生諱淵。字仲涵。太史潛溪公之門人。其家以孝義聞于世。卒年四十有八云。

劉氏詩序

道之不明。學經者。皆失古人之意。而詩爲尤甚。古之詩。其爲用雖不同。然本於倫理之正。發於性情之真。

而歸乎禮義之極。三百篇鮮有違乎此者。故其化能使人改德厲行。其效至於格神祇。和邦國。豈特辭語之工。音節之比而已哉。近世之詩。大異於古。工興趣者。超乎形器之外。其弊至於華而不實。務奇巧者。窘乎聲律之中。其弊至於拘而無味。或以簡淡爲高。或以繁豔爲美。要之皆非也。人不能無思也。而復有言。言之而中理也。則謂之文。文而成音也。則謂之詩。苟出乎道。有益於教。而不失其法。則可以爲詩矣。於世教無補焉。興趣極乎幽閒。聲律極乎精協。簡而止乎數十言。繁而至於數千言。皆苟而已。何足以爲詩哉。世固有嗜橘柚粗梨者。然饑則必飯稻啖肉而後可。飽稻與肉。不可一日無也。適口之味。爽然入乎齒。古非不可喜。而於人何所補乎。自古以來。適口者多於五穀。而稻肉不足以悅人。斯人幾何不餒而死也。金華劉養浩與余俱學經於太史公。公教人爲詩。必以三百篇爲本。養浩之詩。公之所稱而取者。其不失古之意。可知也。然古之道。今人豈盡知之乎。傳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觀養浩之詩者。慎無以適口之味視之。而求屬饜焉。則得之矣。

時習齋詩集序

詩者。文之成音者也。所以道情志。而施諸上下也。三百篇。詩之本也。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法也。喜怒哀樂動乎中。而形爲褒貶諷刺者。詩之義也。大而明天地之理。辯性命之故。小而具事物之凡彙。綱常之正者。詩之所以爲道也。詩道廢久矣。自漢以下。編冊之所載。樂府之所傳。隱而章麗而不浮。沉篤而雍容博厚而和平者。則亦古詩之流也。而其體橫出矣。體之變。時也不變於時者。道也。因其時而師古道者。有志於詩者也。而師者寡矣。唐之杜拾遺。韓吏部。皆深於詩。其所師則周公。吉甫。衛武公。史克之徒也。

其體則唐也。而其道則古也。世之言詩者。而不知道。猶車而無輪。舟而無柁也。雖工且美。奚以哉。余生十餘年。則好爲詩。以儷偶爲工。富豔爲能。又五六年。益肆不羈。一操觚頃。千餘言可立就。取而誦之。張綺繡而協塤箎。粲然可喜也。人往往以此多余。雖余亦自負以爲材。今反視之。則惕息而大慚。抑塞而不寧。興之所觸。欲有所云。輒仰觀霄漢。竟日不能作一語。何者。怪曩之所云不近道。又恐今之復然也。故愈不敢。易蓋知道者。若是之難也。然亦安敢以爲知也。默而求之。終夜不寢以察之。平心而迎之。徐徐焉而導之。知其似矣。然後敢發。發而與作者不謬也。然後書之。久而復覺其不可也。則又毀焉。故余之於詩。學之非不專。而獨無盈簡之藁。屢書而屢毀。愧而不止。蓋將求合乎斯道也。而後置焉。然亦難矣。烏傷樓君希仁。同學於太史公。挈其詩曰時習齋集若干卷。徵予序。嗚呼。余豈知詩者。而敢序樓君哉。樓君之詩。侈約中度。是非常理。將取法乎韓杜之間。其務知道而合乎古者。無惑矣。雖序亦何言哉。然以余爲知詩之難。則知樓君亦必有同於予也。因書以告之。

白鹿子文集序

古之君子。以美其德行爲先務。而不務美其文詞。窮天地萬物之理。察是非善惡之端。以正其心。謹其言。動使凡本諸身者。無毫髮之可悔。此君子之所汲汲也。若夫言語之華。文詞之工。期後世之所尙。豈君子之所汲汲哉。然君子之德。果修矣。人必慕其人。慕其人。則其文亦爲世所貴重。故文有以人而傳者。以其德之可尊故也。苟不務此。而惟其末。雖麗如相如。敏如枚臯。精奇雄健如柳子厚。亦藝而已矣。君子寧以是爲貴乎。越之諸暨。有隱君子曰楊公本初。居鹿白山。其學一以古人爲宗。務於躬行。言高志大。自勉以

孔子孟軻爲師教人亦俾以孔子孟軻爲師取與不妄進退不苟始而鄉人尊之既而邑人尊之既而郡人尊之太史潛溪公以道德文學伏一世亦甚敬之至爲之傳稱之曰白鹿子白鹿子不喜爲文辭其言嚴厲峻切警薄矯邪往往中世俗忌諱以故一時之人雖知白鹿子之賢而死於布衣今年其孫友載其遺文若干卷至京師介浦陽戴公原禮請敍其篇首予年餘二十時嘗從太史公謁白鹿子于家聽其言論悚然敬異而白鹿子見予喜甚以古之君子見望今二十餘年公與白鹿子既皆淪謝而予亦頽然無用於世矣因復于友曰人之自修爲善事之必可勉者也修德而冀其傳世立言而冀其行遠此雖聖賢有不能預期蓋幸不幸有命存焉非人之所能及也以白鹿子之學古飭行自當爲天下後世所重蓋必有知德之士慕其人而誦其言然後白鹿子之文赫烜光著于天下有不可掩者矣昔揚雄沒而法言傳文中子死而中說顯事未有不以久而定者然白鹿子之爲人卓卓可稱如此遺文之傳安知不較然著于後世乎

非非子醫書序

非非子既老著書辯黜昔之論醫者其說以爲雖扁鵲復生不易吾言信乎非非子有志也道術之傳豈有古今哉智者知之衆人惑之今與古皆然也由衆人而視智者雖同時猶莫能及況古人乎由智者而視才之用者則今與古何相遠之有古之言未必皆善今之言未必皆非後乎千百載未必無善於今之人者也願智者知之耳孔子聖人也聖人之言固不敢及與聖人並時今人豈無過之者乎故道惟視善與否今古不足論也學者之患在乎慕古而不知道聞其出於古則以爲善雖有未至不察也聞其出於

今則以爲不善。雖有至者不察也。此道之所以不明。實學者之過也。余嘗以爲秦以下言治道者。漢之賈誼。董仲舒。王吉。唐之魏徵。陸贄。宋之范仲淹。司馬光。皆近時。揅俗之論耳。比之三代聖賢。匡世範民之政。豈特不及其垣牆哉。其可議者。蓋衆矣。每欲爲一書。明先王之意。以正流俗之失。懼人謂吾爲僭也。卒未敢爲。而非非子之於醫。獨不顧舉世之惑。指斥其所尊信而不疑。非果有志者。其能然乎。醫術余雖不足以應之。若非非子之志。其過於余也遠矣。然余聞之。聖人天地之醫也。賢者。民物之醫也。此醫之大者也。漢之善醫者。莫過於賈誼。誼常無事之時。流涕痛哭。以爲疢腫。踈鑿。其後病發於數世之間。果驗。此以何術預知之乎。誼之策。雖不卽用。然其方書具存。後世可以用之否乎。使聖人生漢之初。必能制其本。疾必無自而發矣。不知聖人用何道。已天下之疾也。非非子多才能。而善論大事。語多驚人。苟取賈誼以下之言。定其是非。著其方書。俾疾病者可按書而治。則余將謂非非子果有志者也。果不可以今古論也。

應天府鄉試小錄序

聖天子受天命。作四海九州主。神武旣昭。大敷文治。閱前代習俗陋而事功卑也。建學樹師。更定制。度。聚俊茂之才。而作新之。復設科目。登進其賢能。以備任使。於是二十年間。列于中外。赫然有聲者。以百計。如稼于田。而俟其有秋。木於林。而望其成室。揆日收功。果獲其用。是豈特多士之敏于學所致哉。實皇上用賢圖治之心。格于天。而天有以相之也。天欲昌乎國家。必默佑之。而賜之以賢才。衆賢集於朝。羣才列于位。而天下不蒙其福。治功不顯于世者。無有也。洪武二十有六年。當試之期。京府實試太學。及畿甸十四郡三州之士。出幣徵四方縉紳。以程藝文之高下。至期。治中劉庸請于朝。俾監察御史王仲和孫仁蒞其

事通判王子修贊其政。於是衣巾筆牘而至者八百人。有職於試事者莫不虔恭以求稱取士之意。迨拔其絕尤者得士八十八人。既揭其名以示觀者。復將傳于四方。垂於後世。士之生於斯者可謂幸矣。然某聞之朝廷取士以文。而所望於士者不徒在乎文也。士之升以科目。而所以成其身者不可恃乎科目也。蓋皆階此而進焉爾。夫君子之所學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莫大乎仁義忠孝。士秉仁義忠孝。猶農夫之於耒耜。不可一朝去也。達焉與俱窮焉與偕。故立于朝以之事君。則成豐功。著大節。以爲社稷。鎮行乎藩屏。處乎民上。以之治民。則使黎庶舉得所願。以無貽國家之憂。如是則庶幾不負聖天子之恩。而可以稱爲學之士矣。苟或貿貿焉而食營營焉而趨。而以進士自居。嗚呼。其尙深思養士之初意也哉。

京闈小錄後序

語名山大川者不稱其高深。而必稱其出雲雨。語靈區奧壤者不稱其饒沃。而必稱其宜黍稷。論天下國家富盛昌隆。豈不以賢才之衆多乎。周之詩人稱周之所由興。不言其它。而惟及乎士君子之衆。曰。思皇多士。生此皇國。夫四海亦廣矣。千載亦遠矣。賢士君子奚爲獨出於文王之時。而聚于其國哉。蓋國家之興。天也。天之祐乎國家。莫大乎錫之以賢才。賢才多。而道德政教無不舉。國家未有不享悠久治平之福者也。聖天子有天下。羣士景從。海宇晏寧。然聖心猶以爲未也。大設學以陶鈞士類。而收之以科舉。每三歲天下大比。洪武丙子。京府常試。太學暨畿甸郡邑士。至者千餘人。司選拔者皆時之耆俊。而某之昏陋亦忝預焉。既試而閱其文。通古今。識正道者。彬彬以數百計。監察御史及京府官僚議。以爲今歲士盛於往昔。宜循舊比。請于朝以定去留。詔定其數三百。於是縉紳相賀。以爲自開國以來。取士未有盛於斯者。

將錄其名。與其文之美者以傳。而俾序其故。自唐以降。夷狄橫中國。微至五代而極。宋興以太祖之雄。而不能攘契丹宇內不完。中葉遂剖爲三。至於元而又極。聖人奉天明命。汎掃萬方。彌天際海。罔不臣順。行仁立政。涵育撫馴。豐功盛德。在宇宙間。雖前聖之粒蒸民。修人紀者。莫之能先也。天道報施。用錫萬年之祚。賢才之盛於斯時。夫豈偶然哉。聖人之心。上與天通。凡有所欲。天必輔之。聖心所屬。雖非恆人之所及。知然豈無所望於多士者乎。爲士者幸生乎今。其必識天命之當然。知其生之不偶然。而效所知。竭所能。以輔安宗社。黎民於無窮。如成周多士爲邦家之基。斯善矣。苟不能然。而謂科舉之學爲已足。不思其遠且大者。姑食焉而怠其事。吾恐有愧於古人矣。豈所望於盛時之士也哉。

京闈小錄後序

皇帝既卽位。大詔紀今年元爲建文。春三月上丁。車駕幸太學。親祀先師孔子。拜跪盥獻。咸用享廟社禮。縉紳聚觀。以爲崇文祇聖之典。古所未有。風行萬方。小大喜悅。皆思自奮。以進庸于世。秋八月。天下當大比。太學暨畿內士。集于京府者。千五百人。有詔命翰林儒臣。及時之名士。較其文。御史蒞之。而董其庶事。則屬之府僚佐焉。七月甲辰入院。越九日己巳而畢。屏蕪黜陋。選擢俊良。蓋去者幾十之八。而登名于籍者。二百十四人。非難之也。蓋以上初取士。天下後世。將於是觀盛美焉。而不敢弗慎也。昔太祖高皇帝。創業紹正統之三年。卽興科舉。至十七年甲子而益盛。歷四舉而至于茲。今在朝廷之人。大率多先朝之所簡拔者也。自古聖王授子孫。以天下不徒遺之。以人民土宇。府庫甲兵。而必遺之。以賢才。俾共守之。苟無君子。則謂之空虛。而不能爲國。士之宜重也。蓋如此。今高皇帝垂憲于前。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士競勸。

得才視昔有加。其爲萬世計。可謂至矣。將見仁人君子。爲時並出。輔成寬大之化。養育黎民。登于太和。以傳祚于無窮。詎不盛哉。械樸之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聖德固有之矣。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盛時之士。其可不以古人自望乎。

遜志齋集卷之十三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序

宋氏世譜序

士有無位而可以化天下者。睦族是也。天下至大也。睦吾族。何由而化之。人皆欲睦其族。而患不得其道。吾爲之先。孰忍棄而不效乎。有族者皆睦。則天下誰與爲不善。不善者不得肆。至治可幾矣。睦族之道三。爲譜以聯其族。謁始遷之墓。以繫其心。敦親親之禮。以養其恩。譜之法。正月之吉。會族以修譜也。四時孟月。會族以讀譜也。十二月之吉。會族而書其行。以爲勸戒也。謁墓之法。春序飲以申禮義。秋序飲以明憲章也。親親之道。喜戚富貧。相慶吊周卹也。老壯稚弱。相敬讓慈愛也。役相助也。力相藉也。難死拯而相相葬也。斯三者並行。雖士可以成化。況有位者乎。不難於變天下之俗。況鄉閭之近者乎。近者宜其易爲。有位者宜其易化。然而莫爲且莫化者。知道者鮮也。知道而有位。人焉得而不望之乎。金華宋氏。太史公之族。太史公以道德文學師當世。道之行先於其族。凡可以睦族者。無不爲矣。斯其譜也。譜非公一代之書。後世之所守者也。非止一家之事。舉族之所取則者也。使遠而後世衆而族人。皆如公之心。雖無焉可也。

序

苟爲不然。有法以傳之。猶恐其或廢。況徒譜乎。某是以私附其說于後。俾後之人得以覽而擇焉。由一族而推之天下。將必自茲始。此固公之志也歟。

謝氏族譜序

先王之盛。以井地養民。以閭族黨之法聯民。以學校三物之典教民。凡羣居耦聚者。非必有昆弟之親。宗族之序。然貧能相收。患能相卹。喪相助而死相葬。喜相慶而戚相憂。小而五家之比。大而萬二千五百家之鄉。其情皆如骨肉之親之厚且篤也。及乎法弛教失。雖同宗共出之人。乖離渙散而不相合。貧也而或陵之。患難也而或乘之。死喪也而或棄之。於是倫理大壞而不可振。嗚呼。王政之廢興。豈細故也哉。常其行也。能使至疏者聚而爲膠漆。及其已廢。至親之愛。皆化而爲途人。親睦之俗成。雖天下不足治。情乖勢散之餘。士者欲善其家族。猶且難之。吾以是知先王維世持民之道。非後世所能及。而後世之爲士者。難於先王之時也。象山謝德祚氏。士之有志者也。嘗爲薦者。出爲南陵丞。以歸。其先由台之石馬來遷。德祚閱其宗族傳序久遠。子姓衆多。而莫或統之。其勢將至於渙散而不可合。於是上自始遷之祖。下逮其子孫。凡十三世。譜其名字。壽年。卒葬。及其行事爲書。且自述其意。以告來者。戒其無至相凌相棄。以同於途人。旣而復念石馬之族。及近族之爲寧海陳氏後者。乃悉訪其族人而省之。遇其尊長有禮。而待其卑且少者。有恩。苟尊矣。雖少不敢忽。苟族矣。雖貧不敢遺。與之交者。咸稱其美。以爲德祚非特能爲譜也。必能睦其族。予聞而甚善之。天下俗固非一人一族之所能變。然天下者。一人一族之積也。生乎世者。莫不有祖。有祖者。莫不有族。使有族之人。皆知相親相輔。如先王之民。聯之以譜。謀糾之以禮文。歲時爲酒食。

以治其歡胥。告戒以匡其失。賙恤資助以全其生。是雖未行比閭族黨之法。而先王之法意。實行乎其中矣。如是則民皆樂生而好善。重其身而不遺其親。天下幾何而不大治乎。夫以德祚之有志。而能修其譜。不待予言而明也。修譜而先王之法意存焉。此則予之所欲言。以爲天下勸者也。

童氏族譜序

有天下而不能爲千載之慮者。必不能享百年之安。爲一家而無數世之計者。必不獲樂其終身。事變之生。固非智計之所能盡備也。然古之賢者。寧使思慮出於事物之外。而不使事物遺乎思慮之表。方其燕安無事之時。日夜之所營。爲恆恐一事之未周。而啓將來之患。一時之或懈。而基無窮之憂。人固疑其爲計之過也。而不知必如是。然後可委諸天命。晉何曾見武帝論議無經遠大略。語其子孫。以爲天下將亂。後果如其言。吾嘗謂曾明於觀國。而暗於自知。夫以人臣處富貴之極。不能爲國謀計。而日食萬錢。善爲子孫慮者。果若是乎。曾沒未幾。而何氏無存者。曾實禍之也。自三代以降。謀國之略。皆何曾之所笑。而大夫士之家。抑又甚焉。孝弟忠信。以持其身。誠恪祠祭。以奉其祖。明譜牒。敍長幼親疎之分。以睦其族。累世積德。以求無獲罪于天。修此則存。廢此則亡。此人之所識也。而爲家者。鮮或行之。當其志得意滿。田園不患其不多。而購之益力。室廬不患其不完。而拓之益廣。至於子孫久遠之計。所常慮者。則棄而不省。以爲可委之於命。而非人之所爲。嗟乎。夫豈知禮義不修。子孫不賢。則吾所欲富貴之者。適所以禍之也。而豈足恃哉。若吾鄉童君伯禮。則不然。君有明識特操。而質性敦厚。平居恂恂以和。而遇事善斷。處兄弟義。不忍析聚族而居。諸弟承其志。順其所爲。相與作祠堂。以奉其先祖。歲時以禮行事。遇人有恩。而於族人尤

厚。嘗以譜牒未修。令子弟考質而爲之。且屬子敘其首。子謂童君可謂知所先後矣。家之爲患。常始於乖爭。而乖忤之端。在乎不知其本。兄弟之於父。其爲本近也。其情親而易感也。至於孫之於祖。則稍遠矣。由孫而至於曾玄。則愈遠矣。而況由曾玄而至於十世。至於無窮者乎。使十世之後。而相親如兄弟。知有其本。而不敢視之如路人。非統之以祭祀。而合之以譜圖。安能使之然哉。是知家之有廟。族之有譜。善爲家者之所當先也。而童君獨知而爲之。豈非賢乎。雖然。賢其身非難也。使其子孫。象其賢爲難。賢其子孫有道。不違乎天。天斯祐之矣。天者非它也。吾心之理也。茲理也。聖由是而聖。賢由是而賢。可以治身。可以保家。可以推而達之天下。童氏後人。誠能守之而弗失。處乎家。則遣子孫以安。出而居乎位。則爲天下建長久之業。使童氏之宗。赫然光於後世。寧知不始於今乎。予與童君相好。而其子姓。多好學有文。其姓氏之所自。不待予言。而童君之美。與其所當知者。則不可不言也。故爲之言。使知雖治一家。亦不可無久遠之慮。而童氏之盛。蓋未艾也。

葛氏族譜序

台之屬邑五。其俗各殊。地大物衆者。則機辯輕捷。而過於華。僻在險隘者。則椎魯儉固。而近於陋。寧邑居郡之東北。與會稽四明相銜。而爲往來之衝。有山溪竹木之美。稻麥魚鹽之饒。故其大家。多優裕和雅。喜學而好文。其小民。力業寡求。鮮爭而罕訟。其俗最爲得文質之中。然東西兩際。巨海異時。番檣賈舶。駢集競湊之所。染習異俗。人居其間。或失其常。惟縣之北鄉。風氣奧密。視諸邑爲最善。北鄉有聚落。曰泉水。山秀而川迴。土地沃衍。岡阜綿亘。有若環焉者。葛氏世居之。葛氏之先。在宋初。自東陽仁壽鄉之葛嶺來遷。

當端平成淳之際。讀書取科第。得官者數人。然官止丞尉。不大顯。而諱午炎字南仲者。篤志爲善。有惠及人。厥後子孫日衆多。蓄財積粟以給。鄉閭之求者相望。屋之椳角相交。田之疆畝相錯。延袤數里。皆葛氏之族。其地至於不能容。則分而出居於外。故其仕者。厚重遜讓。訥於言而敏於事。其隱伏耕作者。咸知自遠於法。而保其家。故其俗視縣爲尤美。今十五世矣。諸孫之文者。養心以爲族。旣大而不復輯之。則異日或至不相親也。謀於諸父昆弟。輯其枝派。分別名字年壽卒塋之詳。爲書徵余爲之序。天下之俗。不能自成。由乎一國之俗。國俗之所興。由乎一鄉之俗。鄉俗之所起。由乎一族之俗。苟非有君子長者。出乎其類。而表率之。何以保其室家。而昌其後哉。予嘗觀世之名族。子孫相傳。閱數百載。而不墜者。其祖必有盛德。餘善以爲之基。而又能防範扶植。以維持其變。是以薰涵漸漬。以成其風俗。及俗之旣成。耳目之際。皆足以化其心。固能不奪于世。故而有以守其遺業。苟無德以培其本。無法以貽於後人。雖以天下之大。而猶懼其弗能保。而況於家族乎。葛氏之先。基以奕世之善。而養心復爲之譜。以圖睦其族人。此其爲宗族計也。不亦遠哉。自茲而往。將見俗益淳。傳益盛。非特若今而已也。予亦有意於斯事。每謂非譜無以收族人之心。而睦族之法。不出乎譜。竊嘗折衷古道之宜于今者。欲與族人行之。德不敏而力不逮。蓋久而未之試也。養心昆弟多才。而有志。能不愧然於此乎。審能因是譜而行古之道。則古之俗。復見於世。則吾之族。亦有所效矣。蓋事或患於有志。而勢不獲爲。或勢可以爲。而患於用非其道。然則吾於葛氏譜也。其能無所感也夫。其能無所望也夫。

范氏族譜序

爲子孫以奉先祀亦難矣。爲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爲名人之子孫難也。爲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爲大賢之子孫尤難。夫嚴蒸嘗守冢墓。保上世之所傳。以自立於閭里。常人能是亦足矣。而欲繼名人之門者。豈止於斯而已乎。行焉必端也。言焉必信也。學必有以過於人。而才必有以用於世也。求無愧於名人。庶乎其可也。而欲卓然立於大賢君子之後。以求無忝焉。則此何足以慰天下之望哉。故言乎家世之可貴。則莫尙乎爲賢者之子孫。言乎道德之難全。亦莫難乎爲聖賢之後也。美才篤行之士。子孫能世其家者未嘗絕。而孔孟之胄。千載無顯人。非無顯人也。祖德崇高。難乎其爲顯也。蜀之范氏。在宋盛時。忠文公景仁。以危言高節。爲海內所宗。而正獻公淳夫。以直道正學。爲元祐名臣。正獻之子元長。復能繼先業。爲建炎良史官。聲猷之美。後先相照。可謂盛矣。元長七世孫煥卿。值元季之亂。圖牒散亡。重緝所知。自忠文公高祖而下。至于今。凡十五世。爲家譜以示將來。煥卿之子彥良。從子遊。因以序爲屬。古之貴乎修譜者。非特以著世次。紀官位。而誇于人也。蓋將使後世觀之。而考世德之淳疵。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爾。在忠文之時。秉國柄以好惡榮辱當世士者。莫如王安石。呂惠卿。在正獻時。莫如章惇。蔡京。張商英。林希之流。此數人者。方其志得氣盛。視賢士大夫。不啻其敵讐。必欲擯廢竄殛之。而後快。由今觀之。彼之禍心。虐餓銷滅無遺。而凶聲惡聞。不可掩匿。人至不忍言之於口。而其遺胤亦未聞有存者。縱或有之。非惟人所惡見。而爲之子孫。亦羞稱其世。而不慊其爲人。范氏二三公。雖不獲富貴於時。或遭竄斥以死。然至今尊仰師慕。愈久而益隆。而其後人。猶能嗣詩書禮樂之傳。久而弗變。則夫人亦何樂爲小人而不思爲君子之歸哉。范氏子孫觀乎譜。而師先祖之善。戒小人之惡。則爲君子也。可冀矣。夫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

衰猶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煥卿年八十餘。學行敦慎。鄉人稱之。而彥良亦好學。有志。所謂無忝於賢者之子孫。其將在是乎。

徐氏譜序

徐氏出於伯翳之裔。偃王爲江南著姓。其在大末者爲尤著。大末支縣曰開化。宋徽宗時。名深始遷居之。子孫雖不大顯。而能世其善。修其譜不廢。國朝有天下。其十五葉孫生。以諸生入太學。擢給事中。乃以譜來徵序。世之號徐姓者。皆稱偃王爲諸侯。未嘗受命。仁義修於躬。而隣國之君。皆甘心北面事之。及見征於周天子。遁去不敢較。其民相率而從之者甚衆。則其德之盛。蓋有太王文王之風焉。宜乎其後之昌。而樂祖之也。與偃王俱爲諸侯者。以千數。今不能皆有後。其名亦無若偃王之盛者。以此知富貴而湮滅者。何限。惟爲善乃足傳于後世。偃王雖不王。其遺厥後者大矣。今吳越有楊氏。皆大業之諸孫。問其所宗。則赧然諱稱之。雖其譜亦諱而不書。顏淵曾參。未嘗有位。天下之顏氏曾氏。咸慕而祖之。以誇於人。又可見善不足者。雖貴盛不容於子孫。德義之士。布衣以死。猶爲萬世所慕。不特偃王爲然也。然則徐氏之祖。偃王者。其可不思勉哉。君子澤垂後世者。有時而旣。偃王去今三千餘年矣。蓋不可恃也。有志者居田里。則率仁義以化其鄉。守爵祿。則率仁義以行其官。如此。則善爲徐氏矣。苟不能然而曰。祖偃王。其如偃王何哉。

吳氏宗譜序

宋之遷于江南。婺去國都爲甚邇。其地寬衍饒沃。有中州之風。故士之自北至者。多於婺家焉。于時婺之

俗比他郡爲最美。爲學者先道德而篤行誼。尙廉潔而崇氣節。修譜牒而謹名分。暨宋之衰。而至於失國。老儒先生多感慨奮激。深衣大冠。處林壑。甘貧賤。而不肯少徇于世。今百餘年矣。余不及見其全。而喜與士遊者。樂其故俗。而思其遺風。庶幾乎得有若昔之君子者而事之也。昔年見太史公于京師。心樂焉。以爲不愧乎宋之士。考其所爲。無不合者。而恨世不能深知公之爲人。視其德行。讀其文章。而不知公非今世之士也。學于公者多矣。智足以知公者。蓋衆。求其內而不失士之行者。其吳彥誠乎。彥誠質厚而志篤。有司嘗以其才應薦。彥誠以親辭。不可薦者。閔其貧。謀于縣人。合數十緡贖之。卻不取。卒辭于大臣。以歸。太史公致政家居。以事獲譴。就逮。故人親厚者畏禍。及多避匿散去。獨彥誠左右公如平時。及公事竣歸蜀。彥誠又將告諸閭里。知義者以周公。余以是知彥誠過於恆人甚遠也。士當無事時。崇言侈論。莫不重自許。或詆之爲恆人。必怫然怒。及臨財利。遭變故。能小異於恆人者。寡矣。此宋之士所以爲難能。余於太史公而益信彥誠之善學也。彥誠它日修其家譜。示余。知其先在宋爲儒家。而彥誠欲予序。以告其族人。余言不足爲吳氏告也。若鄉邦之故俗。與彥誠志行之大端。則後人所宜知也。

樓氏宗譜序

先王之世。井田之法行。百姓知相拯恤。一國猶一族。一里猶一家。況其同姓之人乎。然猶恐其未至也。復立大宗小宗之法。以維持其心。是以上下親睦。風俗和厚。歷世長久。六七百年而不壞。豈非治之得其道。故耶。自井田墮廢。人各顧其家。家各務其私。至於兄弟。且相攘奪。況他人乎。井田王制之大者。吾未如之何。可以稍見先王之遺意者。惟譜系之法可爲耳。一鄉之中。一姓之人。少者數十家。多者數百家。其富貧

貴賤強弱之不同。至相懸也。苟無譜以列之。幾何富者之不侵貧。貴者之不凌賤。強者之不暴弱也乎。得其人。謹書之于譜。取而閱之。曰。是雖賤。與吾同宗也。是雖貧。與吾同祖也。是雖弱。亦吾祖之子孫也。默而思之。蓋恍然悲而惕然懼矣。匪惟一鄉一姓者爲然也。同邑同郡之一姓皆然。豈惟郡邑之一姓者爲然。一國之中。其始徙必本於一人。人能思之。則雖相去千里。可合爲一宗。視之如一家也。奚有爭奪哉。是法也。先王之遺意存焉。而廢也久矣。親親之道息。而風俗寢衰。一鄉而同俗者。且不思其本。況郡國乎。郡國之不可知而合者。勢遠而無徵也。勢吾亦莫如之何。幸而可譜者。惟同鄉者爾。尙古之士。間能爲之。則又往往循私而失實。或謬制字名。加於不可考之世。或旁援貴顯之人。加諸其譜之首。而棄其所出之祖者。衆矣。是不亦愈失古之意哉。烏傷樓希仁。蓋知此矣。樓在晉宋間。嘗有顯者。希仁皆不敢取信。獨自十世祖以下書之。凡生仕卒。葬之詳。苟有聞者。無不備載。闕其所不知。而信其所知也。嗚呼。是不亦有識而合於古者乎。公侯將相之生。夫寧有種。在人之自修耳。希仁第訓誘其族人。自修而爲善。苟爲善。後世不患無顯者。斯譜不患無傳也。余竊有志於先王善俗致治之道。而力未足以見之。觀希仁之爲。而慊乎志。故序其末簡。抑亦有所感也夫。

丁氏復姓序

吾邑丁先生。譜其宗爲圖。以書言於予。曰。吾之先。本丁氏。世爲越之新昌人。所居之地。曰南州。始遷之祖曰某。傳十三世。諸孫數十家。其諱某者。吾之曾大父也。不幸少孤。母夫人來歸寧海陳氏。遂從而家焉。陳氏因而子之。歷吾祖吾父三世百年。承陳氏祀。雖知吾先之氏丁。而不知其所由來。新昌之族。知吾祖以

孤童適異邑。而不知其所攸託。蓋俱至於忽忘也。久矣。賴天之惠。先祖之靈。迨於吾躬。獲遇宗人。宜民於逆旅。宜民丁氏之文者。與予語族姓書。余告之故。宜民驚喜。出其譜。稽余言皆信。乃以其譜授余。余奉以歸。率昆弟子姓。祇告祖考。易神主爲丁氏祀。禮所得祀者如常儀。然而陳氏子育吾先。爲恩甚大。吾亦不敢遽忘。而遺其祀。俾承嗣之嫡祀奉之。於禮其宜。子尙爲序其故。以示後之人。使自茲毋重至於忽忘也。余受書視圖。爲之歎曰。先王治天下之具。與世變滅盡矣。所傳而不可盡變者。獨姓氏爲尙存。然而自秦漢降。或更於俗主之賜。或以避仇而易。或以避嫌而變。或以委身他族。而棄其族籍。籍乎紛亂。如禾黍稊稗之相雜。使人莫究其本根。所存者未必可考。可考者未必可信。安在其爲弗變也哉。當其初亂之時。苟有稽古尊祖之士。出而正之。其變未至是極也。因焉而不革。冒焉而不去。及其歲久地遠而益訛。雖有欲正之者。文獻殘缺。亦終不敢果。其是非。此姓氏所以爲難言也。今也。丁氏之爲陳。幸而地之相接。爲甚近。世之相遠。爲未遠。先生有尊祖之美。舊宗有可正之文。宜其正之不難也。雖然。人之自異於同類者。姓也。斯外也。命於人者也。所由異於物者。性也。斯內也。命於天者也。外失之而不正。不失其爲人。內失之而不察。則與物幾矣。故善尊祖者。莫先於知其姓。尤莫大於盡天之性。丁氏祖齊。丁公。丁公之先。尙父也。尙父之訓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此盡性者所宜勉也。丁氏之子孫。其尙無忽忘也哉。

族譜序

昔天地未分。名曰混沌。混沌以後。名曰太乙。太乙以後。名曰太始。太始以後。名曰太初。太初以後。名曰開

闢開闢之時。始分天地。清氣上而爲天。有日月星辰。濁氣下而爲地。有山川草木。其氣清濁以成形。結而爲人。禽獸萬物之象。清氣結而昇者。爲聖人。濁氣混而下者。爲凡庶。其類各有四大之形。同稟五常之性。性者。情也。有情則受命。並受天地自然之氣。結爲男女。則有夫妻。既有夫妻。則有父子。既有父子。則有兄弟。則有朋友。既有朋友。則有爵祿。則有諡號。則有封邑。既有封邑。則有茅土。既有茅土。則有親疏。則有宗族。既有宗族。則有譜序。姓者。生也。共相生長。宗者。總也。總統相連。族者。聚也。非類不聚。各相尊榮。三皇已前。無文無紀。五帝已後。典籍興焉。莫不書其附策。揚其德行。典誥書其姓名。顯其祿位。序述千古所驗。則明其世代者。可序曰譜者。普也。普載祖宗遠近姓名。諱字年號。又云譜者。布也。敷布遠近。百世之綱紀。萬代之宗派。源流序述姓名。謂之譜系。條錄昏宦。謂之籍狀。天子書之。謂之紀。諸侯書之。謂之史。大夫書之。謂之傳。總而言之。謂之譜。譜者。補也。遺亡者。治而補之。故曰序得姓之根源。記世數之遠近。父昭子穆。百代在於目前。鄭玄曰。譜之於家。若網在綱。綱張則萬目具。譜定則萬枝在。今恐一枝之上。枯榮有異。則強弱相凌。一祖之後。貴賤不同。尊卑相濫。今舉大綱。以明衆目。是以四海各流。乃東出而西歸。九河分趣。雖道異而源同。是以樹有凋榮之榦。羽有長短之毛。或短褐輕裘。咸出公卿之胤。佩玉負薪。不廢連枝共葉。詩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父子相因。不比他人之姓。豈是百裔同居。一祖千葉。同生一株。株強則葉盛。根弱則榦微。分之五世之謂族。元祖是稱之爲宗。宗族同姓。記之在此譜。考光乎先世之蹤。以示萬代之孫也。胤者。繩繩不絕之義。可謂不忘親也。雖然。散在九州。而蹤元無二分。居百國。而祖禰攸同。但記之世數。則尊卑可定。必須忠孝於君親。敬順於師長。和睦於夫妻。信義於朋友。親睦於鄉閭。恭勤志

慕然後位進於公卿。名揚於後世。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人之基業。子孫根本。不以無位。門戶失次。人善則門榮。人惡則門賤。所以敬二尊。遠四惡。敦五美。修六藝。九思十善。弗忘於須臾。故常積學。蘊心明以聽視。先世之敍。皆記於胸襟。乃有孫不識祖字。子不識父諱。問其由序。則默然。書其家傳。則闕筆。如此之徒。非紹隆後世之子也。或曰。富貴運所招。何用先人之蔭。聖人自生。不由父母。中人以上。皆有承籍。至如曲木直枝。頑父哲子。但取當時之用。豈有禰祖之業。而不記乎在心。而睹之目者也。蓋聞譜者。姓名之經緯。昭穆之綱紀。導一宗之根源。提九族之總統。人倫根蒂。君子貴之。是以充者著之。斯用之急也。世數綿遠。枝葉難分。時運盛衰。苗胤遼隔。譜牒若存。則依憑有據。記注精顯。則品類無差。今古相承。班序俱定。次長幼之高卑。累官階之大小。問源則不惑。問世則不疑。傳之記之。以續後生。無令斷絕。勿有疑焉。凡明十條例之于后。

一序得姓之根源。二世族數之遠近。

三明爵祿之高卑。四序官階之大小。

五標墳墓之所在。六遷妻妾之外氏。

七載適女之出處。八彰忠孝之進士。

九揚道德之遁逸。十表節義之鄉閭。

方氏譜序

方氏出於榆岡之裔。方雷比他姓爲最先。黃帝時有曰明。在七聖之列。其後有回。爲帝舜友。歷二代。方氏

不顯至周宣王時叔爲將伐叛有大勳烈詩人歌之然皆顯河洛間至西漢末曰紘者爲司馬府長史河南尹會王莽篡國遂棄官徙江南居歙於是方氏始來江南紘生三子儕儲儼其後子孫甚衆大抵江南之方氏皆紘後而歙其宗邑也今歙山間猶多有方氏祖廟云武昌之有方氏則自元巡檢漢祥始繇九江來遷漢祥之先本莆人而莆之方又本閩閩本泉州長史達達歙裔也漢祥之孫鼎以國子生仕于朝二轉爲通政司參議輯其先之可知者爲譜而徵余序嗚呼天下之姓多矣孰有若方氏之最先者乎以唐虞以前之氏子孫蔓延江南宜其大顯非他姓比然而今北方之人以方氏爲鮮有之姓論姓氏者反不熟方氏何哉蓋姓貴乎後世子孫之賢彼李氏王氏鄭氏崔氏其先非必若方氏得姓之早也以其代有偉人出乎其間人習聞其功名之盛故皆灼然著人耳目方氏自叔以後雖未嘗衰絕特以無大顯名之人生乎其間故迄茲不甚著聞然則爲人之子孫者烏可不勉哉使一宗之中得一人以顯其先自奮他宗之中亦必有慕效而起者慕者愈多而所勉者滋衆則顯於世垂于後者可得也方氏雖欲無傳于人不可掩矣如是而立於世上以昭前人之緒下以開後嗣之基豈非丈夫哉鼎有學問多材能善爲其職朝廷咸稱之自茲以往使後世謂方氏顯于今者自鼎始武昌之方自鼎而著其將在斯乎

溪上會飲詩序

天子在位十有三年詔赦天下免今年田租議寬政數十事行之四海之民靡不舉手加額懽呼胥慶是秋禾大熟民愈悅懌中康外熙臻于治安七月庚戌前太史蘇公平仲自金華來舍于浦江黃氏翌日辛亥某往見又翌日壬子黃氏之長資善與客遊于舍北溪上張飲于西澗觴豆惟蠲蔬蒹以時酒行不亟

談說孔洽。涼風徐來。拂樹振衣。雲容水態。滌人心目。賓主相樂甚。某乃持觴屬資善曰。君知所由樂乎。資善曰。惟嘉賓之辱臨。獲周旋於尊俎之間。敢不拜貺。某曰。君辭太謙。雖然。今日之樂。某能言之。六合之內。吾閔闔黎首之民。吾昆弟子姪。使昆弟呻于庭。子姪不安于室。能獨樂乎。曰。不能。盜伏于奧。奴隸鬪于廡。能獨樂乎。曰。不能。然則獲享此樂者。非謂天下晏安。兆民各順其性。而吾因得休于此乎。斯果誰之賜乎。資善拜曰。天子之賜也。公亦曰。子之言是也。某舉觴壽公曰。公嘗編摩禁林。頌聖治。道民和。公職也。公其可無辭。公曰。子言誠然。某退。爲詩三百三十言。以進公和之。已而某又和之。而增至五百言。請公申之。俾能詩者繼之。而俾黃氏藏之。黃氏之從遊者曰。仲昭曰。容。

香巖溪亭夜集聯句序

去浦江鄭氏之西三里。其溪曰香巖。有室翼然臨乎其上者。鄭氏之溪亭也。鄭氏之秀而文者曰叔度。愛其曠遠邃清。卽而讀書焉。今年秋八月甲子。余自羅山抵叔度。時雨新霽。水循石行。注于溪潭。遊魚相追逐。可玩。余立視久之。叔度聞余至。出迎。余曰。美哉水。獨有而樂之。何不兼也。叔度笑曰。子欲樂則樂之。吾豈子禁耶。然觀於水。而樂水之美。未若不觀乎水。而樂之爲美也。余未達。叔度揖坐亭之次室。坐始定。聞疾聲。咻匄。若風雨驟至。余駭且顧。出戶視之。日色杲如也。益異之。叔度曰。此非昔之所觀者耶。觀之樂在乎目。所樂者淺。休乎斯危。坐而聽。目忘乎視。口忘乎味。四肢忘其所宜爲。而耳亦忘其爲聽也。孰知此聲之非天籟乎。孰知吾之非天民乎。而子何惑乎。余曰。子可謂善取物矣。況夫會萬物之全。而兼取之者乎。叔度曰。然。乃共飲。飲已。暮色蒼然。叔度之季叔鄂歌蘇子瞻赤壁賦。余益爲之喜。叔度曰。子瞻死三百年。

世豈復有斯人耶。余曰：聖人固不可數見，孰謂天下果無子瞻乎？於是大笑，樂甚。叔鄂請聯句，余吟首三句，叔度喜，繼之。燭至叔鄂，又繼之。遂迭次不絕書。遇句稍工，輒撫掌。夜愈深，溪聲愈厲，以爲雨真至也。以手承簷霤，無滴水，乃知非雨。更一燭，詩成凡八百言。書授叔度，置諸溪亭，使人知余之會乎斯者，有以樂乎斯也。

梅隱詩序

君子不可以忘世，亦不可以徇世。宜乎道適乎時，不失其正，斯可矣。有忘世之心，其過至於太高而無用；志存乎徇世，其過流於鄙陋而無恥。聖賢所以異於衆人，以其才足以養民，仁足以遂物之性，而智足以行之耳。有其具而無用世之心，是謂之狷；負其器不察其時之可否，是謂之瞽。二者皆非也。而狷爲愈，以其自視者重，而視外物也輕，故有天下者，命之曰隱逸，而旌別崇異之。後世之士，樂其名之可喜，而利其物之易售也，不察己之有無，每以隱自名，飾其文辭，藝能而奔走乎市朝，叫號乎有力者，以取祿位。及其既得，則陽辭詭遜以爲高，在位者不知也，信其然。又從而以隱命之，於是天下無隱士，非無隱士也。隱者不求知於世，而載乎人之耳目者，不足謂之隱也。彼誠有得於心，視外物如蚊翼蠅喙，方以及其身爲累，安肯以是役其心哉？近世之以隱稱者，皆古狷士之所棄者也。吾嘗喜交海內賢俊，欲因以致樂隱好遜者，而友之求之甚久，而所遇不能逮古之所聞。意者世固有寓跡衆人之中，而不可窺其際者乎？故余於恆人未嘗敢忽之。浦陽鄭君仲載爲余稱，會稽劉君伯時慕隱而雅好梅，環其舍植之，而處乎其間，人號之曰梅隱。而劉君異時嘗仕矣，其跡不數數乎隱也。余以是異之，會稽自昔多隱者，梅子真一世奇士，至

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不識子真者。未必不卒徒視之也。謂子真非隱者。可乎。事有跡甚類。而心不同。有不求甚似。而趣不遠者。然則焉知劉君非隱者。亦焉知其果隱者也。此惟劉君知之。吾不足識之。而謂劉君好梅。與慕子真。蓋皆未可知也。夫不期乎當世之知。而心獨追古人而友之。非君子其能然乎。劉君審知此。則吾不謂天下無隱者也。

迎養詩序

人心果足以動天乎。疾痛而呼。憂患而祈。藐焉而不奮者。固多矣。苟謂果不可感也。則誠臣孝子心之所願。天必應之。如影響者。世多有之。是則謂天不可動者。非也。謂皆可以感而致者。亦非也。惟事由乎天倫之正。而立志堅確者。所望必有成。而出乎私情淺慮者。不能也。世之人以不足動天之事。而妄意其報。及乎弗奮。則謂天爲幽遠而難徵。是豈知天者哉。若今吏部侍郎東萊侯公景中之於父。可謂能獲乎天矣。公生七年。而父坐累謫閩。稍長。而母氏告以故。輒悲痛自誓。願爲學立身。以贖父入膠水縣庠。爲弟子員。劬書攻文。晝夜靡懈。年二十。以高等入太學。後二年。甲子。遂登上第。擢給事中。以忠慎爲上所寵任。而念父之心。未嘗少忘。因乘間叩頭自陳。請納官代父。辭甚哀切。上聞而憫之。詔還其父。皇太子復承詔。俾乘傳躬至閩。迎以歸。公馳詣謫所。見父述詔旨。父子相抱涕泣。向闕拜舞。以爲更生。迺俱至闕下。謝恩。上嘉其純孝。眷待日益隆。遂累除至今官。薦紳士觀其事。莫不竊嘆。皇上待下之仁。喜公孝思之有成。相與爲歌詩以美之。而友人鄭公禮。爲屬官。天曹以書屬予。敍天下之事。其初可以力至者。人之所能與也。非人之所可必者。非天莫能與於斯也。夫學以淑其身。固人之所可爲。至於學成而仕。仕而列乎朝。爲近臣。爲

貴臣而爲聖主所知。受知之深而不遺其願。此豈人之所可必哉。上不遺其願矣。使父或有疾。疾則何以償人子之志。今也父子相離。十有五年。而一旦高車駟馬。迎於瘴癘之鄉。而歸致其養。非夫誠心之至。而天有以相之。何能及是哉。雖然。天道恆與人事相符。當海內未定時。子之不得養父者衆矣。孝思雖切。執從而應之。今公幸際太平之時。上方以孝爲治。而用賢恤下。重違人子之情。是以素願獲伸。而無憾。雖天有以相之。自非聖明在位。莫能臻此榮遇也。然則公可不思所以爲報乎。夫孝爲萬善之原。移事親之心以事君。則忠莫大焉。推愛親之心以及人。則仁莫厚焉。公以盛年處要任。當竭誠以輔國家。澤天下俾後世不特稱公爲孝子。而爲忠臣。則長見天道之佑。其盛於今者。非止一時之光寵而已也。蓋人恆患乎無志。有志而不怠。則所爲無不成。予雖不獲識公之爲人。然觀其孝親。而知其有志於忠君之業也。故樂稱其事。而以大者望之。

鄭氏春夜賞花詩後序

有園池者。則有花。有花而得賞者。難也。有酒與穀。閑暇則可以賞。賞而能詩以記之者。難也。讀書之家。或能文。其多至於若干篇者。又難也。賓客衆而製作多者。有之。皆出一姓之人。若鄭氏者。又難也。族屬衆者。或可及一姓。而一家者。鄭氏而已。鄭氏之家。以儉素相承。雖有花。他時未嘗賞。而今也。爲太史公之歸。而特設筵以樂之。又可尙也。太史公致政而歸。未嘗出遊。而爲鄭氏出。又難得也。公之文。不輕以與人。而序鄭氏之詩。又難得也。公序人之詩。亦有矣。恐或至於流連。而亟以太康爲規。其愛鄭氏之深。又難得也。夫天下之物。不可以數計。其難得者。人必寶而傳之。是詩也。其有不傳者乎。

義門詩序

孟子言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先王導民之具詳矣。政教以約之。禮樂以正之。刑罰以威之。猶以爲未足。而復宣之以言。入之以聲。言載於書。聲感於耳。斯民之視聽。莫不有所勸戒。寧有不善者乎。秦漢以來。治道湮熄。先王之澤。不可復見。所存者。獨詩爲粗完。傳於學者。孟子所謂仁聲。詩蓋爲近之。然其言雖存。而不易入。人誦說者。且不解其意。況於聞之者哉。蓋世遠而事異。旨微而理密。人不爲之感者。固宜也。後世之詩。出於一時之言。殆若可以感人矣。而病於道德不足。而辭采有餘。故雖可以感人。而不能使人知性情之正。夫人莫不有仁讓敬義之心也。恆患不能言之。以其心之所同然者入其耳。戾者化。悍者革。悔者至於涕泣自訟。喜者至於舞手蹈足。此仁聲之所以爲深者乎。惜夫。其不見於世也。久矣。予於浦陽王氏。得士大夫所爲義門之詩。而讀之。喟然爲之歎息。然後知仁聲未嘗盡亡也。王氏累數世。千指合食。不以親疏。少異其行。信有足稱者。詩之所言。雖辭有不同者。而其旨必歸於孝悌禮讓。慈愛敦睦。懇懇然有閔俗思古之意。使治天下者。不用仁聲化民。則已。苟有用者。舍是詩將奚取哉。天下之不治。多始於民不親睦。涵斯民於教化之中。使之勇於爲善。而怯於爲暴者。豈條法約束。顯示而明禁之。亦惟濡滌其耳目。昭融其心志。俾自得之耳。夫不能使民自得。而欲以淺陋之術制之。其倖致於安治者。鮮哉。今天子方興三代之政。必以詩道化民。將見王氏之詩。采於史官。而用孝邦國。然則此詩也。非王氏之詩。乃治世之音也。非爲一時之觀美。實後世之所法者也。

王氏深溪集後

僥倖可以致富貴而不可以得一善之名富貴可以予奪人而不可以得君子之譽天下公言甚可畏也。趙孟之門寒者能使之溫餒者能使之飽徒者能使之車馬而行然欲使一人稱其義終不可得顏回原憲皆崎窮困厄之士食無稻而居無廬其勢不足以詒談者之口而稱仁義者必推而歸之人心之公不可以勢利奪也尙矣士之致乎美名者舍仁義何以哉一鄉之所予一國不予之一國之所予天下不予之而能名乎世者未之見也鄉之人曰然國之人和之國之人曰然天下之人和之天下皆曰然而不得當世君子稱之苟名矣而能傳乎世者未之見也故名發諸身揚於衆人而傳於君子豈不較然矣乎婺之浦江在宋中世有鄭綺者以義聞當時而教其子孫不異襲歷元迨今凡十世如其初鄉人稱之浙水之東又稱之既而天下又稱之名賢鉅儒遂發於文辭以咏歌之鄭氏嘗集爲書卽所居之地名曰麟溪集以傳由是鄭氏之義聞海內鄭氏之里深溪有王氏諱澄者嘗慕鄭氏名教其子孫取以爲法子孫承其志今越五世亦不少變鄉人遂亦稱之士君子亦從而贊美之王氏乃亦輯而爲書卽其所居之地名之曰深溪集將刻以示來世嗚呼王氏可謂知所慕而善於致名矣世之君子其學術殊其智識亦殊其居之遠近又殊至於稱王氏之義門如出一口然誠非有其實而衆譽之能若是乎天地之間自斯民之生其爲人亦衆矣然至今相傳而不泯者其名可得而數又何其少乎蓋惟豪傑之士能傳而湮沒無聞者多故也夫人之生莫不自雄於一世及其死也至與草木同爲漸盡豈不誠惑乎故士論富貴貧賤惟善足以不朽仁義之心人孰無之讀斯集者非惟王氏後人當思自勵有人心者皆知所以鑒矣

御賜廣揚衛方指揮明謙五花名馬詩序

天之量不可得而測也。觀乎晝夜之降升，則可窺其度。日月之形不可得而識也。視乎光華之所被，則可知其明。聖人之盛德，其高深博大，茫乎不可以私智揣度也。苟非因其慶賞政令，以求其志意之所屬，何由而測識其盛哉。自昔爲治者，戰伐之世多，輕文吏安平之時多。疏武臣是雖勢使之然，而理有不宜然者。今天子以神武定四海，當攻取之初，文武兩用，各盡其材。於封疆介冑之臣，宏謨偉烈，拔乎千載之上者，待以恩禮，未嘗少忘。洪武十八年秋九月，廣揚衛指揮臣方某，有宿衛勞，出內廐五花馬賜之。在廷羣臣咸咨嗟感激，或發乎詠歌，宣侈上恩，以爲方氏光榮。是歲廣揚季弟以事還台，謂人言曰：吾昆弟無分寸功，上以先人之故，官之祿之，置之左右，比諸心膂舊臣，天地之德，念無以報。而今重有此賜，顧吾兄弟其何以堪。乃傳言山中，俾某爲之序其事，以示子孫，于無窮。某於廣揚雖未之識，然以聖天子寵錫之隆而推之，其致此者，蓋必有道矣。古之賢將，治身之道雖非一端，然在內而使人君親之以爲安，在外而使國家倚之以爲重，至於後昆而承其遺澤，而與國同休戚者，自非忠誠神武，可以格乎天人，其曷能臻此哉。某昔於京師聞人言廣揚敦碩畏慎，而其季子好學有文，繼今益自奮勵，殫厥心力，處輦轂之下，則思盡忠守疆宇于外，則思愛民以承祿位于悠久。方氏之澤，其有艾乎。在易之晉曰：康侯用錫馬蕃庶，寵錫之來，蓋未艾也。魯人美魯侯之詩曰：思無疆，斯馬斯臧，廣揚昆弟，其尙深思國恩之隆厚，載揚天子之寵命哉。

衛氏紫薇詩序

人果靈於卉木乎。筮而聽乎蓍，紀日而視乎蓂，靡草之死，菊之有華，曆象候時者以爲準。三秀之莖，連理

之植論治亂者取徵焉。則卉木未嘗不靈於人也。謂卉木果靈於人乎。贊天地之化。遂萬物之生者。惟人爲能然。而卉木不與。然則謂之不靈於人。不可。謂之果靈於人。亦不可。蓋人苟能盡其性。則將於天地比德。何卉木之不如。苟蔽於私而溺於欲。戕其性而謬迷其天。誠有不若卉木之足信者矣。以周公之聖。管蔡至親。而禾乃爲之異畝。同穎。管蔡雖人也。而不知周公之可尊。禾雖微物。而能彰周公之德焉。可謂人果靈於物乎哉。是知人誘於利欲。故往往失其性。無知無欲之物。其受乎天者。不與世俗變遷。其能兆氣化之衰盛。而發祥禎以示人也。固宜。新安衛氏爲三秦令族。異時嘗有顯者。正堂之陰植紫薇焉。元季之亂。百口逃難。他所室廬草樹蕩爲灰燼者。垂三十年。及國朝平定海內。衛氏之秀曰希古者。始求故基。而築室以居。越明年紫薇復萌。今二十年矣。華榦之盛無讓承平時。人咸謂衛氏舊族也。其先蓋有厚德。中衰而重興。其將復盛乎。觀於紫薇。蓋兆之矣。聞者多爲詩以述其異。夫卉木與人殊形而異類。自常情言之。邈乎其不相與也。然而災祥之至。多有徵焉者。蓋人與物同乎一理與氣耳。家之將昌。氣之鍾也。必盛人得之而爲才賢。其在物也。爲嘉卉。爲奇葩。榮茂必異於常。及其將衰也。反是。衛氏之家。由一木而占之。粹美之氣。鍾之者厚矣。將見高才異能之士。出而爲斯世之瑞。文太平之休。以光耀於無窮。豈特見於卉藥之微哉。蓋人於盛衰之兆。多因物以見。而物之禎祥。非託諸人。則不能以傳。今希古以文學鳴于關中。而其子孫多有才而嗜學。使紫薇而果有知。殆必自賀其遭遇也夫。

豐湖書室序

某初侍先君守濟寧。獲拜參政何公於山東行省。公當天下未靖時。舉南粵數州之籍來獻。天子弗勞干

戈全其富庶。乃嘉寵公。錫以璽書。授之大藩。公有德有威。施政發令。風行霆斷。莫敢犯。而所爲皆本於寬厚。尤好儒術。平居讀書綴文。無虛時。某獲侍几杖者數月。公每稱其子奉先之嗜學。固已知公之必有後。而聞奉先之賢。及某居先君之喪畢。來京師。公亦以老致政。居國門南之私第。又往拜焉。而奉先適自粵來省。公命相與論辯。往昔治亂之理。奉先劇談歷數。如江出巫峽而東馳。壯馬脫銜而驟於曠野也。如髮初櫛而承之以手。繭淪盆而鼓之。其緒雖多。而不紊也。恢乎如鋸斷木。秩乎如繩貫珠而連之也。某益大駭。知奉先之果賢不可及。意其爲學之功。必有過人者。已而奉先來言居粵時。嘗卽惠州豐湖之濱爲書室。日講學其中。士大夫多爲詩稱其善詩。已聯爲巨卷。子爲我序之。某於是又知奉先過人者。在是也。生乎富貴而好禮。聖人以爲難。彼在周之時。去文武之化未遠。猶若是。況今遠聖人二千載。惠距聖人之居六七千里。而奉先不惟好禮。又能浸灌乎問學。沈酣乎仁義。出言制行。鬱然儒者。豈易得哉。是可見參政公之教行於家。善格於天使。然非世之徒富貴者比。可歌也。昔麟趾之詩。稱公子之美。聖人取而著于周南。以彰周公之德。今天子方法成周之治。歌詩之作。洋溢宇內。他日采詩者。得豐湖之詩。必將序之曰。此何公之化也。則奉先之賢。可以不朽。垂千載。而豈徒一時爲觀美而已哉。

雷峯樵叟序並贊

雷峯樵叟者。台之寧海人也。世居雷峯之下。業詩書。敦禮讓。代不乏人。至叟尤爲鄉邦所敬式。叟淳龐邃密。事父母。克盡子職。處兄弟。和以敬。由是孝友之行。聞于遐邇。然不妄交接。遇佻儉之徒。恆趨避焉。或以勢雄之故。強與之善。叟終不屈。遇縉紳之士。延至于家。相與論古今人物賢否。稽疑質惑。雖至浹旬。洽月。

無怠容。鄉閭有忿爭不辨。縣吏相與詣門質諸叟。叟喻以一言。咸悅服而去。雅愛讀書。自少至老不倦。課子弟耕讀。有恆度。風晨月夕。聞絃誦聲則喜。間聞嬉笑俚語。則終日不樂。性頗嗜遊觀。值春和景明。樹林蒼蔚。鳥聲嘲啞。烟靄間。卽幅巾杖屨。徜徉於山巔水澨。與樵童牧兒伍。心無厭焉。因以樵叟自號。或問之曰。夫駕舟楫。操網罟。出沒于波濤者。雖不自謂之漁人。固以漁目之。手耒耜。腰鎌鉞。往來于畎畝者。雖不自謂之農人。固以農目之。今叟居必冠裳。行必杖屨。所業必詩書。無運斤斫斧之勤。無拾枯束濕之勞。而顧以樵自目。其如名實之爽何。叟曰。若奚言之固也。予惡夫世之人。不修其實。擇美名而居之。手未能操。簡牘。心未能頌章句。輒軒然以儒者自居。法律之莫諳。爵號之莫曉。輒岸然以古之良臣自處。曰長者曰先生。曰臯。曰夔。已處之而不愧。人呼之而不異。及察其所存。豈有毫髮誠身之善。及物之功乎。予病之者蓋久。固不敢尤而效之。特取其薄而易爲者。自號亦欲矯里閭之弊。反浮風而歸之淳耳。且予雖不躬樵者之事。而能得樵者之樂。白雲溶溶。瀾布崖谷。隴樹排青。林溪漲綠。出入烟霞。友于麋鹿。而了不知塵世之榮辱。若夫山林搖落。潭澗澄清。霜呈錦樹。壑殷秋聲。聿然長嘯。谷應山鳴。而杳不知寒暑之變更。推此而言。四時之樂。寧有旣乎。彼樵者習其事。恐未能知其樂。予雖不躬其事。而彼之樂。予能全而有之。庸以自目。孰云不稱。若奚言之固耶。或以叟言告同里某某。聞之。俛而思。仰而悟。撫掌而嘆。爰爲作贊。叟姓徐。名山南。字廷嶽。贊曰。

詩禮奕燁。族之右兮。躬修孝友。德之茂兮。娛心竹素。學殖之富兮。外防蝥賊。佻薄不許爲友兮。內存孝謹。子姓咸歸于厚兮。雅愛山水。斯樵叟之自號兮。閔俗之浮。咸遺實而取名兮。慨末流之汜溢。欲泝源而反。

舊兮。攬烟霞之勝槩。累於我乎。何有兮。較厥德於懷氏之民。尙奚先而奚後兮。

望雲詩序

君子有以一言傳世者。非以其言也。以其事也。非以其事也。以其德也。戰國之士。以辨說稱。晉宋之士。以清談著。古之能言者。亦衆矣。其言或存於世。而世不之貴。或聞於人。而人不之傳。豈其言之不美哉。事不關於倫理。而德不足爲重。輕人之不取之也。固宜。昔狄文德公嘗登太行。見白雲孤飛。而念其親。今數百年矣。人子之行役于外。而思親者。舍白雲無所爲言。或繪而爲圖。或發諸詠歌。嗟乎。常文惠公之出斯言也。以抒其一時愛親之情耳。夫孰知其卒傳于世。而不廢哉。蓋其德修于身。事功立于天下。而洽于生民。人思其德。而不能忘。則并其微言細行。咸識而傳之。以爲口實。固非特以其一言之善也。如以其言。則人子之思親。覩一物。則感慕之心生。孰不能爲是言哉。衆人不傳。而文惠公之事。獨見取於後世。非有以也。夫今世之士。知取公之言。而不知公言之所以見取於人。謂之愛親。則可。謂之能孝。則未也。若文登孫惟大者。其有志於事親者。與。惟大年二十餘。辭二親。肄業于太學。久弗獲歸省。今年抵命。來台之寧海。去其鄉數千里。寧海地際鉅海。而登亦海邦也。惟大覩飛雲往來海上。因感文惠公之言。而嘆曰。倏南兮。忽北雲之飛兮。自我親側。奉王事兮。獨違子職。欲見親兮。不得。因悵然泣下。縉紳之士。聞而悲之。多爲之賦詩。古今之人。同是情也。天之降衷。同是理也。惟大之歎。與文惠公之言。何以異乎。然文惠公之孝。不在乎言。而在乎德。不在乎朝夕定省之微。而在乎正國家。匡社稷。忠其君。以利天下。以予觀乎。惟大持己。廉臨事。審其志甚美。此可以爲孝親矣。由是而充焉。以之治民。則盡乎仁。以之事君。則盡乎敬。斂之爲德。施之爲

功安所往而非孝子之事哉。故平居而飲食甘旨，不去親側，可以爲善養；而不足謂之卓行，疾病而刲股刺血，可以爲難能，而不足謂之達孝，致其身爲聖賢君子，而以令名貽其親，此豈非孝之至者乎？惟大學周公孔子之道，而有志於古人，予不敢以衆人望之也。孰謂惟大而不以君子自望哉？德爲君子而言爲後世法，此文惠公所以爲孝也。惟大有取於其言，其必知所擇也。夫其尙知所勉也夫。

張氏思親圖詩序

古之爲治者，以誠御下，而不預防其私，其才略之任也。拔於閭巷之間，而俾治其郡邑，不使其有逆情拂意之歎。故仕者內得以養其親，而外可以盡其職。後世則不然，任人不問其地之所宜，心之所願，必置諸數千里之外，以爲不若是，則恐其顧私而廢法。嗟乎！使吾所用之人，不賢邪？雖易地而處之，不能絕其私也。使得賢者而用之，彼視其妻子，且不肯循私恩以違道，況其州里之人乎？不慎擇於未用之先，而曲爲之禁，是以仕有去鄉之憂，有不能養親之憾，而國亦不獲得才之益。如是者，蓋千餘歲矣。自三代以來，聖人所立之制，世主除革毀棄者相屬，獨於此則守之以爲宜然。此余於張君文思，不能無所感也。張君世家河南之蘭陽，其父母皆老矣，而君猶爲倉庫之官於東南遠郡，欲迎以養，則勢有不能，欲請而歸，則法有不可，每言於人，則悲歎不已。或爲圖其鄉閭景物之槩，日觀省之以自慰。能言者多，發爲詠歌，以寫其憂思。人子之於親，朝夕養於其側者，職也。出而仕於世，壓於法而不獲終其養者，亦職也。養且仕焉，兼盡其職而無憾者，古之事也。而張君，今之人也。古與今判也久矣。張君之於親，欲無思得乎？雖然，古之君子，蓋有言矣。口體之養，不若心志之養也。身之不遠，不若名譽不亡之美也。使親日與俱，而道術無聞於世。

名聲不昭於後。以爲善養則可矣。而於孝乎何取。誠能不卑其官。敬慎其身。俾職益修。吾之位隨以大。人稱其事。以貽父母光榮。則於孝也得矣。吾聞張氏異時嘗有顯人。而張君敦厚。能承其業。父母之望其身。有非特朝夕之養也。信能以孝之大者自勉。則雖不獲終養於家。豈足憾哉。

趙彥殊字序

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其離乎大中一也。然求其近似者。與其不恭也。寧隘乎。君子之處世。不徇物以爲同。不詭俗以爲異。辟諸飲食裘葛。適乎宜。不違乎道而已。一乎同。其弊必至於枉己。一乎異。其弊必至於駭世。不期於同異。而無詭徇之失者。其惟君子乎。天下皆趨於利。吾獨志乎義。天下皆趨於邪。吾獨志乎正。非吾求異於當時也。將同乎古。因不得苟同乎今也。賢者吾同之。不賢者吾異之。非吾求異於人也。務道之同。固不得無少異也。同於不可不同。而異於不可不異。皆順於道。而無所容心焉。則人以爲宜。然而莫敢以爲非矣。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其謂是耶。浦江趙生。其名曰同。或字之曰彥志。其父謂未足以盡其義也。請更之。予更之曰殊。而謂之曰。今世之所少者。非同也。其患在乎苟同而不知異。苟同而不知異者。流於迎合而多詐。愚者陷於阿曲而近鄙。欲世之大治。安可得哉。生之質可謂美矣。而又飾之以文。翼之以禮。豈將同於當世云乎哉。必亦務古之同。而不同乎俗。務道之同。而不恤人之好惡。斯可也。漢之時。若汲長孺。可謂異俗之士矣。若胡伯始。可謂同世之士矣。伯始近於惠。長孺近於夷。伯始不若長孺之近於道也。生學古嗜道。方以大中爲歸。夷與惠安足效哉。同於所當同。而不苟同。異於所當異。而不苟異。生之所宜爲也。執其一而不合乎道者。非君子之事也。